

初 中 國 文  
分 類 選 讀

---

敘 事 文 選

胡 雲 翼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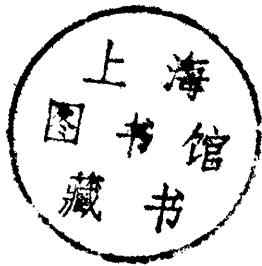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冊 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5672B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敘事文選  
下冊

目錄

胡孝廉外傳（王暉）……………一

畫網巾先生傳（宋潛虛）……………六

書張獻忠兵敗始末（汪琬）……………一〇

崇明老人記（陸隴其）……………一三

吳順恪六奇別傳（王士禛）……………一五

書劍俠事（王士禛）……………一八

廖氏傳（李良年）……………二〇

青門老圃傳（邵長蘅）……………二二

董嫗傳（汪懋麟）……………二五

一壺先生傳（戴名世）……………二七

左忠毅公逸事（方苞）	二九
石哈生宋石芝傳（彭端淑）	三一
鰲子記（謝濟世）	三五
書潘荆山（袁枚）	三七
書馬僧（袁枚）	四〇
書麻城獄（袁枚）	四五
記新疆邊防（紀昀）	四九
書關橋老僧事（朱辰應）	五一
補履先生傳（汪縉）	五三
漳南俠士傳（崔述）	五四
楊村捕盜記（崔述）	五七
黃貞文傳（楊鳳苞）	六〇
焚琴子傳（顧彩）	六二

記閩安壯士（陳庚煥）	六六
書葉機（龔自珍）	六八
記王隱君（龔自珍）	七一
林文忠公事略（李元度）	七三
割臺記（羅惇融）	七六
何先生傳（梁啓超）	八三
譚嗣同傳（梁啓超）	八五
林覺民傳（佚名）	九三
左寶貴死難記（振鏞）	九九

初中國文分類選讀 敘事文選 下冊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 敘事文選 下冊

## 胡孝廉外傳

王 暉

仁和孤林胡氏，自襟寰公歷官中丞，稱華族。孝廉其孫也，名貞開，字循蜚。生而夙慧，喜放誕不羈。九歲時，父仲宣國博，同叔休仲庶常，攜之過苕溪。溪有施竹槎截流而壑魚者，庶常戲問孝廉曰：「槎前後左右皆水也，魚觸槎，當別去，何依於此，爲人所烹？」對曰：「獨不見蒼蠅之逗窗紙乎？求進太猛，投明太急，知進而不知退，見明而不見暗，是以不免。」比長，受知廣輿劉學使，補杭郡諸生。

是時海內爭尙門戶，文社迭興。孝廉遊吳門，訪金沙，周介生，約合南北同人，結大社，各立壇坫，檄徵四方文，輯萬餘篇，選八百有奇，名石鼓桐，鏤板行世。

孝廉少任俠，好與邊人武士接，習弓馬，旁通劍技。有蕭塘顧四者，以善相馬，游貴公子之門，偶攜婁東貢家紫騮來，孝廉以百五十緡易之。常馳戲兩峯三竺。

〔二十六〕間。一日，從湖隄出定香橋。〔二十七〕會樊學使。〔二十八〕致虛讌僚友於湖，酒酣，步隄上，小坐龍王堂桃花下，肴核既具，意氣方豪。孝廉忽驟馬直前，勢不能束，几席爲之傾倒，落英如雨，坐客皆辟易。〔二十九〕有仆者。學使怒，命隸追之。至隄盡處，有橋，橋上輿僮廝養。〔三十〕羣執挺截馬首，禁止不得行。孝廉乃退馬，違橋六七丈，提鞭外向大喝，一縱徑過，度葛嶺。〔三十一〕迤邐。〔三十二〕循城而東，涉沙河。〔三十三〕出臬亭。〔三十四〕之背，穿林越莽而歸，口尙未暝也。學使以大索不得，令城中凡有馬者，悉詣官按驗。孝廉聞之，大笑。

年三十八，舉於鄉。〔三十五〕爲崇禎。〔三十六〕己卯歲也。流寇起。〔三十七〕關右。〔三十八〕長江以北，亂萌麻沸。朝廷思得文武兼資之材，寄心膂。〔三十九〕從大司馬。〔四十〕議：下令今年鄉試舉子，於中式。〔四十一〕後，別試騎射；如果超距破的。〔四十二〕該撫按。〔四十三〕卽行咨部。〔四十四〕擢以異等。顧天下承平久，士大夫恥言介冑。〔四十五〕遇躍馬彎弓，輒掩鼻不令同坐立，故佔畢家。〔四十六〕多不識決拾。〔四十七〕爲物。九月上旬，監臨。〔四十八〕王侍御。〔四十九〕同主考衛宮諭。〔五十〕顧兵諫。〔五十一〕洎提調監試諸司，升武帳，集舉人於壇下，張侯。〔五十二〕較射，衆謝不能。孝廉騁馬挾大黃。〔五十三〕拓。〔五十四〕弦三發，皆貫革。主司大喜。明年應春官試。〔五十五〕下第。遂南還。遇賊於汶水。〔五十六〕之



西同行者盡瞻顧不敢進。孝廉怒馬獨發，抽矢引滿弓，逐賊四十里；過市下馬，裸衣踞胡牀，〔四七〕納涼樹下，諸同行者方到，相與上酒樓劇飲，咸驚歎爲天人。

甲申後，〔四八〕自傷抑塞未見用於時，一試其所學，將以孝廉老矣。新令仕宦者不應詔，禍且不測。制府〔四九〕聞孝廉名，強出之，署爲嘉興〔五〇〕府刑官，〔五一〕兼攝鹽官縣篆。尋赴部，改選湘東〔五二〕司李。〔五三〕未幾，謫商邱〔五四〕丞，罷去。所至具有實政，然皆非其志也。嘗謂耳體空，受感最捷，因號耳空居士。又滑稽善觸物，不宜於世，取衛武瑟僴〔五五〕之義，稱瑟菴焉。

孝廉本無意於時，既歸，乃鑿宅之西北隅爲池，卷池土而上，爲岡，爲岷，〔五六〕爲絕壑，爲礪道，爲小橋平坡，坡之脊，築室三楹，〔五七〕轉而入閣，閣旁複道，架小屋五椽，蜨叟藍田叔做南宮父子〔五八〕雲山一版，因顏曰米山堂。堂中設長几一，以展書畫；方几二，以時食飲；竹牀木凳，石盃瓦鑪，不使有俗氣。虛閣望遠岫，平疇四時陰晴，變幻不一。屋內書數架，備觀覽。早起，參楞嚴〔五九〕一則，自言收其放心，非佞佛也。飯罷讀史，有當意者，隨筆記之。午餘臨法書一兩行，或作奇峯一幅，以寫胸中壘塊。〔六〇〕客到則烹芥茶，〔六一〕劇談世外

事；小住卽與蔬食濁醪，爲秉燭之敘，興至步月，不送不迎。雖居農市塵，閉門風雨，如深山然。故乃稱孝廉以明志。

【註】〔一〕王暉 初名棐，號木庵，一號丹麓，自號松溪子。清錢塘人。順治間諸生。有遂生集、霞舉堂集。〔二〕仁

和 浙江舊縣名，民國後併錢塘仁和改稱杭縣。〔三〕中丞 俗稱巡撫爲中丞。〔四〕華族 華貴之族也。

〔五〕孝廉 明清時稱舉人爲孝廉。〔六〕國博 謂國子博士。〔七〕庶常 卽庶吉士，隸翰林院。〔八〕

茗溪 有東茗西茗二源，此係指流經餘杭杭縣之東茗。〔九〕杭郡 今浙江杭縣，舊爲餘杭郡。〔一〇〕吳門

今江蘇吳縣。〔一一〕金沙 鎮名，在江蘇南通東北三十里串場河濱。〔一二〕壇坫 盟會之場也。〔一三〕蕭

塘 鎮名，在江蘇奉賢西北四十里蕭塘港南岸。〔一四〕婁東 卽婁縣，今屬江蘇松江。〔一五〕縉 音民，錢貫

也。〔一六〕兩峯三竺 南高峯與北高峯在西湖附近。天竺山在杭縣靈隱山之南，分上中下三竺。〔一七〕定香

橋 西湖橋名。〔一八〕學使 明時之提學道也，掌學政之官。〔一九〕辟易 退避也。〔二〇〕輿儻廝養 賤役

之稱。〔二一〕葛嶺 在杭縣西湖北。〔二二〕迺選 旁行連延也。選同遷。〔二三〕沙河 在浙江杭縣北。〔二四〕

皋亭 山名，在浙江杭縣東北。〔二五〕舉於鄉 謂於鄉試中舉人也。〔二六〕崇禎 明思宗年號。〔二七〕流寇

起 指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之亂。〔二八〕關右 謂潼關之右，卽陝西也。〔二九〕心膂 脊骨也。膂音呂。

背也。以喻親信重要之人。與股肱、心腹同。〔三〇〕大司馬 古官名，舊爲兵部尙書之俗稱。〔三一〕中式 明清科舉時以考中者爲中式。〔三二〕超距破的 超距，跳躍也。破的，謂射中的也。〔三三〕撫按 謂巡撫與按察也。

〔三四〕咨部 咨兵部也。

〔三五〕恥言介冑 謂輕武也。介，甲也。

〔三六〕估畢家 指文人。估，玷平聲。估畢，謂規

視簡牘。

〔三七〕決拾 射者所用之具，決以鉤弦，拾以纜袖。

〔三八〕監臨 明清制，凡值各省鄉試，卽任該省巡

撫或學政爲監臨官，負監察臨視之責，試畢卽罷。

〔三九〕侍御 卽御史。

〔四〇〕宮諭 謂宮廷派出宣諭之

官也。

〔四一〕兵諫 武官名。

〔四二〕侯 射布也，張之以受矢者。大射時用皮革爲侯。

〔四三〕大黃 弓弩名。

〔四四〕拓 引也。

〔四五〕春官試 明清時集各省舉人會試於京師，由禮部主持，故曰春官試，蓋禮部舊名春官

也。〔四六〕汶水 卽汶河，在山東。

〔四七〕胡牀 交足穿屨，可以轉縮之床，猶今之行軍牀也。

〔四八〕甲中後 謂自甲申年燕京陷落，思宗自縊以後。

〔四九〕制府 總督也。

〔五〇〕嘉興 今浙江嘉興縣。

〔五一〕刑官 掌

刑法之官。

〔五二〕湘東 鎮名，在江西萍鄉縣西三十五里。

〔五三〕司李 同司理，掌獄訟勘鞠之事。

〔五四〕商

邱 今河南縣名。

〔五五〕衛武瑟倜 詩衛風有淇澳章，所以美衛武公之德也。中有句云：『瑟兮倜兮，

莊貌。倜，音限，威嚴貌。瑟，音龔，山巖也。倜，音衡，屋橫木也。』

〔五六〕南宮父子 米芾，字元章，宋

襄陽人。官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書畫均自成一家。世稱米南宮。其子友仁，亦善書畫，世稱小米。

〔五七〕楞嚴

〔五八〕楞嚴

〔五九〕楞嚴

〔六〇〕楞嚴

〔六一〕楞嚴

〔六二〕楞嚴

〔六三〕楞嚴

佛經名，唐人所譯，名大佛頂首楞嚴經。

〔六〕壘塊

胸中不平也。

〔六〕芥茶

山茶也。

## 畫網巾先生傳

宋潛虛〔一〕

順治〔二〕二年，大兵既定江東南。明唐王〔三〕自立於福州。〔四〕其泉國公鄭芝龍，〔五〕陰受督師洪承疇〔六〕旨，棄關撤守備，七閩〔七〕皆沒。而新令薙髮〔八〕更衣冠，不從者死。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

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攜僕二人，皆仍明衣冠，匿跡於邵武〔九〕光澤〔一〇〕山寺中。事頗聞於外。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皆去其網巾，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一一〕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即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

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鎬，曰李安民。

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既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巾班班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檻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強死何益？且夫改制異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於網巾且不忍去，況髮耶？」之綱怒，命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摔之。二僕瞋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願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於是向先生拜。

且辭曰：『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展，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女。』遂被戮於泰寧之杉津。泰寧諸生謝韓葬其骸於郭外杉窩，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冢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逃略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撫於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仰事降將，寧死汝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臂，抽刃相擬。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傳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張自盛曹大鎬等後就縛於瀘溪<sup>二四</sup>山中。

贊曰：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字落人間者，始於明永樂<sup>二五</sup>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sup>二六</sup>，故多匿迹而死，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sup>二七</sup>，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

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聞當時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生舜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於附會，故不著於篇。

【註】「一」宋潛虛，清初人，字里未詳。按此文一作戴名世，以獲罪伏法，故諱其姓名。（名世事蹟見後一壺

先生傳註一。）「二」順治，清世祖年號。「三」唐王，名聿鍵，順治二年，南京陷落，福王被擄，唐王立於福

州，是爲隆武帝。翌年，爲清兵所殺。「四」福州，今福建閩侯縣爲其舊府治。「五」鄭芝龍，字飛黃，明南安

人。明亡，擁唐王圖恢復，封南安伯，晉泉國公。兵敗降清，被殺。「六」洪承疇，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萬曆進士，

官至薊遼總督。後降清，歷武英殿大學士，七省經略。「七」七閩，古叔熊避難於閩，隨其俗，後分七種，故謂之

七閩，卽今之福建省也。「八」薙髮更衣冠，明人束髮，清革其制，兵所到處，嚴令人民薙髮，違者死。更衣冠，謂

更明之衣冠爲清之衣冠也。「九」邵武，今福建縣名。「十」光澤，今福建縣名。「十一」太祖高皇帝，姓

朱，名元璋，字國瑞，明濠州人。破元建帝業，國號明。在位三十一年。廟號太祖，諡高皇帝。「十二」裨將，輔佐之將

也。「十三」揭重熙，字祝萬，明臨川人。福王時官吏部主事。後隨永明王招土兵聚保，兵敗被執，死之。「十四」詹

事府，總理東宮內外庶務之機關。「十五」傅鼎銓，字維新，明臨川人。崇禎時除翰林檢討。明亡，死難。「十六」

禾坪，在邵武縣之南。「十七」提督，清時於重要省分設提督，統轄全省水陸各軍，爲武職最高之官。「十八」

楊名高 清遼東人，隸鑲黃旗漢軍。以戰功擢福建漳州提督。後與鄭成功戰，以調度無方奪職。〔二九〕班班

名著也。〔三〇〕泰寧 今福建縣名。〔三一〕檻車 囚車也。〔三二〕王之綱 宛平人。明總兵。降清，以功授福建

雲霄總兵，加都督僉事，鎮汀州。以結交內監革職，流尙陽堡，道死。〔三三〕梓 持也。〔三四〕瀘溪 今江西資溪

縣。〔三五〕永樂 明成祖年號。〔三六〕九族 自高祖至玄孫間爲九族。〔三七〕崇禎甲申而後 崇禎爲明思

宗年號。甲申年，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縊，滿清入主中國。

## 書張獻忠兵敗始末

汪琬

前明崇禎〔三六〕之十有七年，張獻忠〔三七〕引其衆自荊州〔三八〕入川，屠夔州〔三九〕雲陽〔四〇〕抵萬縣，〔四一〕悉驅其民投之江。復從梁山〔四二〕趨重慶，〔四三〕所過誅戮，以人肉爲糧，雖婦女無免者。遂長驅入成都。〔四四〕

獻忠氣驕甚，乃自稱老萬歲。建東西二府，以養子孫可望〔四五〕李定國〔四六〕居之，命各稱千歲。於是有入關中〔四七〕取李自成〔四八〕之志矣。已而自成爲王師所滅，獻忠聞之，始懼。先是獻忠所至，輒焚積聚，墮壞城垣宮室，不爲持久計。至是始據成都拒守。



順治二年，肅王〔一四〕奉詔西征。至漢中，〔一五〕故逗遛〔一六〕不進，以示賊無西意。逾月，賊帥劉進忠者來歸，因輸〔一七〕獻忠虛實，備言其可取狀。王兼程〔一八〕進，命士馬俱銜枚。〔一九〕當是時，獻忠營於西充，〔二〇〕不設備。王師奄〔二一〕至西充之鳳皇觀，會大霧晝晦，潛勒軍登山。賊諜者〔二二〕知之以告獻忠，獻忠既素驕，且不虞王師之速至也，斬以徇曰：『此羣獠〔二三〕求食耳，清兵豈能遽越劍閣〔二四〕邪！』少頃又告，又斬之。凡三斬告者。王〔二五〕謂〔二六〕得之，遂揮鐵騎下促獻忠營。獻忠方在廢中，視其良馬，見有急兵，即乘馬而馳，未暇擐〔二七〕甲也。王師追射獻忠，貫其胸，獻忠疾馳還營，拔矢視之，乃大驚曰：『果清兵也！』於是賊衆奪氣。王師乘之，所向皆披靡。〔二八〕東西二府各引兵遯。是日擒獻忠。獻忠中矢將死矣，猶瞋目怒其部曲〔二九〕之降者，降者猶列拜之。王乃拔佩刀仰而祝天曰：『獻忠〔三〇〕梟惡滔天，毒流萬姓，予受天子命奉行天誅，謹敢爲萬姓復仇。』祝訖，王親加刃於獻忠身，遂磔〔三一〕殺之，尸之轅門。〔三二〕士民爭往斫之，骨肉糜爛略盡。

先是園中〔三三〕有巨鐘沒於水，獻忠命其黨率人牛數千，牽取之不能出，獻忠疑鐘之有神也，大怒，發巨礮擊鐘，壞其口二尺餘，遂出之。識者或謂：『賊名獻忠，鐘忠音相近，

今被擊且壞，其獻忠將敗之徵乎！果不半歲死。

獻忠狀貌魁梧，面長一尺六寸。性慘暴，一日不誅戮，則悽然不樂。死年四十有一。

獻忠既敗，可望定國皆走降明，其後可望與定國爭權相殺，兵敗來歸，世祖封

可望義王，而定國復潰走緬甸，以死。

獻忠又有養子鄭國者，借可望來，授一等阿思哈哈番。予嘗識其人，其言獻忠事甚具，茲不暇書，姑略書其兵敗始末如此。

【註】〔一〕汪琬 字茗文，號鈍菴，清江蘇長洲人。晚居堯峯，因以自號。累官刑部郎中。康熙中舉鴻博，授編修。

有鈍翁前後類稿、堯峯詩文鈔。〔二〕崇禎 見前宋潛虛畫網巾先生傳註二十七。〔三〕張獻忠 明延安

衛人。初據米脂十八寨為亂，破武昌，入蜀陷成都，稱大西國王。後為清肅王所射殺。〔四〕荊州 今湖北江寧

縣為其舊府治。〔五〕夔州 今四川奉節縣為其舊府治。〔六〕雲陽 今四川縣名。〔七〕萬縣 今四川

縣名。〔八〕梁山 今四川縣名。〔九〕重慶 今四川巴縣。〔一〇〕成都 今四川縣名。〔一一〕孫可望 獻

忠養子。獻忠敗死，可望襲據川南，後降清，授爵義王。〔一二〕李定國 獻忠死後，歸明永明王由榔，後

死緬甸。〔一三〕關中 陝西也。〔一四〕李自成 明末流寇，陝西米脂人。自稱闖王，據西安，僭號大順。後陷京城，

爲吳三桂所敗，走竄九宮山死。〔二五〕肅王 名豪格，清太宗子，以功封和碩親王，後爲多爾袞所陷，下獄死。

〔二六〕漢中 今陝西南鄭縣爲其舊府治。〔二七〕逗遛 留而不進也。〔二八〕輸 輸情以告也。〔二九〕兼程

倍道而行也。〔三〇〕銜枚 枚狀如箸，橫銜口中，所以禁喧囂也。〔三一〕西充 今四川縣名。〔三二〕奄 忽也。

〔三三〕謀者 司偵探之職者。〔三四〕獠 蠻族名。〔三五〕劍閣 卽大小劍山，飛閣相連，故稱劍閣。在四川劍

閣縣北。〔三六〕詞 音綱，刺探也。〔三七〕擐 音闕，貫也。〔三八〕披靡 潰散也。〔三九〕部曲 部下也。〔四〇〕

舉 同罪。〔三一〕磔 分裂肢體謂之磔。〔三二〕轅門 衙門之外門曰轅門。〔三三〕閬中 今四川縣名。〔三四〕

巴世祖 清代開國之主，姓愛新覺羅氏，名福臨，在位十八年。〔三五〕緬甸 在印度支那西北部，西南濱孟加拉灣，舊爲中國屬國，今屬英。〔三六〕阿思哈哈番 滿洲爵名。

拉灣。

##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一〕

崇明縣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

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布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

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疎。』擬每日一家人，週而復始。媳又曰：『翁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爲率，如蚤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後日蚤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而坐，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

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櫥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櫥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遊，或博奕，或樗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并囑其家伴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

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

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誣也。因援筆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註】〔一〕陸隴其，初名龍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清康熙進士，歷官嘉定、靈壽知縣，徵授御史，累疏斥捐納

事，忤上官意，放歸。著有三魚堂文集等書。〔二〕崇明縣，處江海之間，今屬江蘇。〔三〕縣治，縣官所駐地

曰縣治。〔四〕昭穆，宗廟之序也，左爲昭，右爲穆。〔五〕稱觴，舉觴也。〔六〕擲蒲，賭博也。〔七〕頰白

頭半白也。〔八〕齊眉，謂夫婦相敬如賓也。

## 吳順恪六奇別傳

王士禛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中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曰：『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醕，坐而對飲，查已醕酏，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

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夏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查奇其言，爲具湯沐而衣履之。

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盡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

六奇者，家世潮陽，祖爲觀察。以樗蒲故，遂爲饗人。既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請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筭，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

孝廉家居，久不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問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簾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擬於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敘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巨萬，復以三千金爲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訾計。

查既歸數年，值吳興〔二〕私史之獄，〔三〕牽連及之。吳抗疏爲之奏辯，獲免於難。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四〕一峯，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載往吳中矣。今石尙存查氏之家。

【註】「一」王士禎 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清新城人。官至刑部尙書。後因避諱，改稱士正。著有帶經

堂集等書。「二」海寧 今浙江縣名。「三」孝廉 見前王暉胡孝廉外傳註五。「四」查伊璜 名繼佐，一

字敬修，號興齋，明末海寧人。崇禎舉人。入清，更名省，或隱姓名爲左尹。著有班漢史論。「五」崇禎 見前宋潛

虛畫網巾先生傳註二十七。「六」醕 酒未漉也。「七」放鶴亭 在西湖孤山北。「八」東粵 指廣東東

部之地。「九」潮陽 今廣東縣名。「一〇」觀察 領一州之官。「一一」擣蒲 見前陸隴其崇明老人記註六。

「一二」王師入粵 時明桂王由榔，稱帝於廣東，清貝勒博洛遣副總兵李成棟攻之。「一三」邏者 巡緝之役

工也。「一四」遊筭 空白之下行文書，可以任意自填也。「一五」提督 見前宋潛虛畫網巾先生傳註十七。

「一六」牙將 衙門護衛之將也。「一七」供帳 猶言鋪設也。「一八」梅嶺 卽大庾嶺，在江西廣東之邊界。「一

九」迎候道左 古者乘車尙左，故迎者候於左。「二〇」負籥抱弩矢 籥音蘭，盛弩矢之器。史記：「平原君負籥

矢，爲公子先引。」「二一」惠州 今廣東惠陽縣爲其舊府治。「二二」雜沓 猶雜遝，衆多也。「二三」戟門

立戟於門，謂顯貴之家也。〔二四〕蒲伏泥首，謂匍匐而頓首至地也。〔二五〕身行酒炙，謂親自酌酒炮肉以

奉客也。〔二六〕為壽，謂舉觴祝壽也。〔二七〕質明，天明時也。〔二八〕質計，質，量也，計算也。〔二九〕吳興

今浙江縣名。〔三〇〕私史之獄，吳興南潯鎮人朱國禎，曾為明相國，嘗撰明史稿藏於家。明亡後，朱氏中落，質

其稿於里之富室莊廷鑑。廷鑑瞽，奮欲著書，乃招致賓客，為補崇禎一朝事，語多斥滿清。會卒，其父胤城刊行之。

歸安知縣吳之榮以贓敗，索賄不遂，首告之。廷鑑戮屍。書中有名之士，及官吏失察，與刊板收藏者，凡七十餘人，

皆坐死，妻子俱論戍。伊璜亦列名參訂，以先自首，又賴吳為之斡旋，故免於難。〔三一〕英石，石之似玉者。

### 書劍俠事

王士禎

新城〔一〕令崔懋，以康熙〔二〕戊辰往濟南。〔三〕至章邱〔四〕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

高髻〔五〕如宮妝，〔六〕髻上加氈笠，錦衣〔七〕弓鞵，〔八〕結束為急裝，腰劍，騎黑衛，〔九〕極神駿。婦人

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

『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一〇〕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蹤跡，疑劍俠

也。』



從姪鶴因述萊陽 〇 王生言：「順治 〇 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〇 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庵，凡有行囊 〇 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〇 狀貌甚獯。至尼庵，入門，有廨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一小門，扃 〇 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硃封 〇 鑰 〇 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 〇 而關。方愕然相顧，倏 〇 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廨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 〇 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 〇 者；唯投尼庵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吾須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命嫗挾蒲團趺坐。 〇 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作此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背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函，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

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庵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三〕羅韞，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嘗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註】 〔一〕新城 今山東桓臺縣。 〔二〕康熙 清聖祖年號。 〔三〕濟南 今山東歷城縣爲其舊府治。

〔四〕章邱 今山東縣名。 〔五〕高髻 挽髮而束之於頂也。 〔六〕宮妝 宮中之妝束也。 〔七〕錦衣 文

錦之衣。 〔八〕弓鞵 纏足女子之鞵也。鞵同鞋。 〔九〕衛 驢一名衛。 〔一〇〕篳 音筓，鳥名，鷹類中之最小

者。 〔一一〕躡 追隨也。 〔一二〕萊陽 今山東縣名。 〔一三〕順治 見前宋潛虛畫網巾先生傳註二。 〔一四〕逆

旅 旅舍也。 〔一五〕行囊 猶言行李。 〔一六〕紅綉頭 以紅布縛頭也。 〔一七〕扃 音炯，關閉也。 〔一八〕硃封

標硃之封條。 〔一九〕鑰 鎖也。 〔二〇〕晝然 劃分之聲。晝音劃。 〔二一〕倏 音叔，忽然也。 〔二二〕束香 閱

人之香。 〔二三〕誰何 詰問也。 〔二四〕趺坐 僧人盤腿而坐曰趺坐。 〔二五〕行纏 婦人用帛偪束其足者。

## 廖氏傳

李良年〔一〕

廖氏者，開封〔一〕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誼。美容儀，工挾彈走馬及鞦韆蹴鞠〔二〕高

繩〔四〕諸技，所至人遮道觀。

往時吾見之烏程〔五〕道上。羣少年方逐射，顧見紙鳶起，一人出錦織成〔六〕，約曰：『卽中，與若錦；不中，罰如直。』於是少年皆不中。廖氏行而前曰：『妾請爲君彈之。』一發而得，載其錦以去。

其後，復見之吾里。呼之園舍中，使盡其技。鄰比從屋上窺之，皆歎絕。自是不復相聞。後十年，移家吾郡之南村。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爲給一月糜〔七〕，賴以全者數家。

亡何，大誼死。慨然曰：『吾少之所爲，長而悔焉。所爲浮沈〔八〕者，壻非此不活也。今壻死，寧復爲辱人賤行哉！』遂著比丘尼〔九〕服，邀其鄰一老嫗，俱入臬亭山〔一〇〕，結茅屋，惡衣糲食〔一一〕，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

山有猛虎，常殺人，過其門，率馴擾〔一二〕而去，山中人益異之。嫗歸述其事，予蓋自歎其昔之淺於窺氏也。

或謂廖氏生長江湖之上，嬉戲躍冶〔一三〕久矣，豈能作苦居深山終其身？然彼旣美

顏色，負絕世之技，不幸而夫死，使不自愛其身，則土豪俠少，且爭致之，顧舍此不為，遠蹈荒山虎穴中，其所挾持未可量也。天下太平，一二英傑無以自見，往往託於藝術，而流俗不察，謂之無人，觀廖氏可知矣。

【註】〔一〕季良年 字武曾，清浙江秀水人。康熙中以國子生召試鴻博，未遇。有秋錦山房集。〔二〕開封

今河南開封縣為其舊府治。〔三〕蹴鞠 古戲具，以韋為之，實以柔物而蹴之。〔四〕高繹 謂張素凌空，而

行其上也，如今走繩索之戲。〔五〕烏程 今浙江吳興縣。〔六〕錦織成 謂以錦織成之物，不假裁縫者。

〔七〕罰如直 謂罰如錦織成同等之價值也。〔八〕糜 音彌，粥也。〔九〕浮沈 謂隨俗上下也。〔一〇〕比

邱尼 女僧也，即尼姑。〔一一〕皋亭山 見前王暉胡孝廉外傳註二十四。〔一二〕糲食 粗食也。〔一三〕馴擾

馴服也。〔一四〕躡冶 謂好自炫也。

##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一〕

青門老圃者，邵姓而逸其名。家有秫〔二〕百畝，秫〔三〕半之。有圃一區，雜植薤、韭、瓜、壺〔四〕、薯蕷〔五〕、蹲鴟〔六〕之屬，千木，臧獲〔七〕執耕爨者十餘人。老圃力不任耕，獨時時抱甕灌畦圃。

中，欣然自適；又數稱慕其先世種瓜青門者，即自號青門老圃云。

老圃嘗業儒，兒時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弟子員，試每高等。已累舉於鄉，輒報罷。會註新令，黜其籍。則歎曰：「吾固知富貴有命，百年且暮耳，而顧儼形勞神爲去，杖馬箠，北遊燕，西浮漢，河，弔屈賈之遺蹤。時木落江清，中流，倚舷放歌，爲之歔歔泣下。久之，歸，則構小室，環列卉石，清池游魚，室中貯几硯經史諸家書數千卷，題曰東軒，居之。

老圃豐而髯，恬淡無他嗜好。顧好爲詩，又好攻古文辭。時有所賦撰，獨坐一室中，冥思遐搜，兩頰發赤如火，喉間至咯咯有聲，屬稿不積日不出也。方構思時，類有大苦者；既成，則大喜，牽衣遶牀狂呼。遇得意處，輒詫不讓古人。人往往非笑之，或至大罵，則益喜自負。對客奮髯高談，竟日夜不倦。遇功名士，則搃擊談世務；遇田夫野老，則談農桑；遇方外人，則又談玄虛；以及干支卜筮，種植諸書。其言率縷縷可聽，然實無所得也。

性不能飲，飲數合輒醉。顧喜人飲。當東軒花時，邀客泥飲，權笑竟日。客或

扣石浩歌，老圃則擊竹如意。和之以爲樂。尤嗜佳山水，常曰：『吾不能如向長待婚嫁畢，方斷家事。年過四十，便欲具一舫，載筆牀、茶竈，爲浮家吳越。』游不問地，宿不問主，往返不問期，死便埋骨青山佳處，吾願足矣。其曠如此。

【註】〔一〕邵長蘅 字子湘，號青門，清江蘇武進人。補學官弟子員。江南奏銷案起，黜去諸生，以山人終。著青

門篋稿。〔二〕秔 音庚，稻之不黏而晚熟者曰秔，俗作粳。〔三〕稊 音術，稷之黏者，可以釀酒。〔四〕壺

卮，蘆，蔬類植物，一名瓠瓜。〔五〕薯蕷 一名諸蕷，俗稱山藥，多年生蔓草。有野生家種之別。家種者可以供

食。〔六〕蹲鴟 大芋也。〔七〕臧獲 僕人也。〔八〕種瓜青門 青門，漢長安城東南門也，因門色青，呼爲

青門。漢邵平種瓜於此，人稱青門瓜。〔九〕弟子員 卽諸生。〔一〇〕註 音卦，誤也，爲人所欺蒙牽引而致愆

也。〔二〕馬箠 擊馬策也。〔三〕燕 河北省之別稱。〔四〕漢 水名，發源陝西，經湖北東南流入長江。

〔四〕沔 卽漢水。〔五〕屈 屈原，名平，號靈均，戰國時楚人。仕楚爲三閭大夫。爲奸邪所讒，放逐湖南，自汨汨

羅江而死。著離騷等篇。〔六〕賈 賈誼，漢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遷大中大夫。爲大臣所忌，謫居長沙，爲長沙

王太傅。著有新書、世稱賈生。〔七〕搯擊 搯音厄，握也。擊與牽通。〔八〕千支 十千十二支也。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爲十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爲十二支。〔九〕縷縷 詳細有條理也。〔一〇〕合 量名，

爲升之十分之一。〔三〕泥飲 謂飲醉如泥也。〔三〕如意 器物名，柄端作手指形，以示手之所至，搔之可以如意。又有柄端作心字形者，以骨角竹木玉石銅鐵等製之。〔三〕向長 字子平，東漢朝歌人，隱居不仕。兒女婚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游五嶽名山，不知所終。今俗稱兒女婚嫁事，謂爲向平之願。〔四〕筆牀 筆套也。〔五〕茶竈 煎茶之竈也。〔六〕吳越 今江蘇浙江。〔七〕曠 達觀也。

## 董嫗傳

汪懋麟〔一〕

董氏，江都人，以死節著聞。韓文適先生家嫗也。嫗給事韓久，有恩。當乙酉城破時，先生與夫人蕭氏及其長子將就死。夫人痛韓氏之絕也，抱三歲兒泣拜嫗。嫗泣受，裹諸懷，卽夜遯。

當是時，萬馬屠城，城中火起，照鋒刃如雪。天大雨，淙淙與戈甲聲亂。殺人塞坊市。嫗匍匐蛇行，刀頭馬腳之下，伏死人中。祝兒曰：『天不絕韓氏，勿唬。』兒果屏息。懷中從城竄出，匿江灘，拾麥穗啖兒，得不死。亂定，投韓之故人高氏，義育之。及長，以有成，卽余友醉白名魏者也。

醉白嘗爲余言：『當吾父母與兄死義時，魏之不死，一髮（一〇）耳；微嫗，有今日乎？顧嫗老矣，吾母事之，未寒儲衣，未飢儲食，疾病藥之，不幸且死，葬以禮。』自余交醉白二十年，酒閒慷慨涕淚，蓋熟聞其說者。未幾，嫗歿，一如其言。

醉白初爲孤童，其故人者復以事破家，卽自爲計。嘗讀書僧寺，不能朝夕。嫗居郭外郵舍，思醉白，並哀其主夫婦之死也，日夜哭不止。其子患苦之，家畜一牛，嫗曰：『爾無苦，吾爲爾牧。』既牽之埜，（一一）伏田塍（一二）下，仰天大哭，人莫能勸止也。自是以爲常。後醉白有事四方，得錢歸，卽往省嫗，置酒肉。嫗喜，持醉白，撫弄如嬰兒。辭去，復大哭。醉白憂嫗病且老也，豫爲製棺及衣。嫗喜，卽衣其衣，壞復制之，凡三易。

醉白嘗往其姊家，嫗適俱。天向曉，款門（一三）數四，醉白臥未起。姊恚（一四）曰：『自弟之來，客數過，雖應門無及也。』嫗遽起，撫背曰：『無多言！必若弟之賢而客始來之早也。而不然者，則迫迫（一五）於佗人之門矣。』嫗逆知醉白如此。

及醉白將昏，（一六）治居室，謀迎嫗。會病甚，疾呼其子輿過新婦家，熟視婦。泣曰：『嬖（一七）子病且死，不及見爾夫婦之好矣。善事爾夫，爾夫昔抱持從萬死中活有今日，其爲



人賢且才，雖貧勿憂；後必大。<sup>〔一〕</sup>毋效世俗兒女子易爾夫也。<sup>〔二〕</sup>婦敬謝之。嫗歸即歿，得年八十三。

醉白涕泣請為傳，十數返不倦。余耳嫗熟，敬嫗；聞其死，哀之，為立傳。

【註】〔一〕汪懋麟，字季角，號蛟門，江蘇揚州人。清康熙進士，官刑部主事。著有百尺梧桐閣文集。〔二〕江

都，今江蘇縣名。〔三〕韓文適，名默，字文適，其先臨汾人，父賈於揚，遂家江都。明末補邑弟子員。及城陷，默

歸易巾服，墜井中。妻蕭氏，長子彥超相繼從之，俱死。〔四〕乙酉城破，清順治乙酉二年夏四月，清兵破揚州，

屠殺十日，慘死者無數。〔五〕淙淙，水聲。〔六〕匍匐，伏行也。〔七〕蛇行，謂面掩地而進，若蛇之行也。

〔八〕噤，同啼。〔九〕屏息，屏氣不使呼吸也。〔一〇〕一髮，謂相差僅一髮之微也。〔一一〕塋，同野。

〔一二〕睦，稻田畦也。〔一三〕款門，叩門也。〔一四〕恚，音味，怒恨也。〔一五〕迫迫，急忙貌。〔一六〕昏，同婚。

〔一七〕婆，同婆。〔一八〕大，謂光大也。

### 一 壺先生傳

戴名世<sup>〔一〕</sup>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sup>〔二〕</sup>祥狂自放。嘗往來登<sup>〔三〕</sup>

萊之間，愛勞山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蹤跡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歔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

與卽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華數十株盛開，臨深谿，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

先生蹤迹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卽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所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愴恍，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也！

【註】〔一〕戴名世 字田有，一字褐夫，清桐城人。康熙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後因所著南山集用明永曆年號，

坐大逆伏法。〔二〕角巾 巾之有稜角者，古隱居之服也。〔三〕登州 名，今山東蓬萊縣爲其舊治。〔四〕

萊州名，今山東掖縣爲其舊治。〔五〕勞山，在山東卽墨縣東南，有大小勞山。〔六〕卽墨，今山東縣名。

〔七〕萊陽，今山東縣名。〔八〕康熙，清聖祖年號。〔九〕恂悅，音儻恍，失意貌。

##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一〕

先君子〔二〕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三〕視學〔四〕京畿，〔五〕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六〕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七〕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八〕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九〕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一〇〕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一一〕史朝夕獄門外，逆閹〔一二〕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一三〕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鑊，〔一四〕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一五〕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一六〕目光如炬，〔一七〕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

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蕪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

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媿吾師也！』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

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註】〔一〕方苞，字靈皋，晚號望溪，清桐城人。康熙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著有望溪文集等書。〔二〕先君子

望溪之父，名仲舒，字逸巢，以隱君子名。〔三〕左忠毅公，卽左光斗，字遺直，明安徽桐城人。熹宗時爲御史。

死後贈右都御史，追諡忠毅。〔四〕視學，謂督學政。〔五〕京畿，京師附近之地也。時光斗督學河南，故云。

〔六〕微行，微服閑行也。〔七〕貂，貂裘，貴者之服也。〔八〕史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明末祥符人。清

兵南下，可法以兵部尙書督師揚州，兵敗，不屈死。〔九〕崔然 驚貌。〔一〇〕碌碌 無能也。〔一一〕及左公下廠獄 天啟初，魏忠賢用事，左與楊漣上疏劾其大罪，反爲忠賢等所誣，下獄，爲獄卒所斃。廠獄者，東廠、太監所領，明制特許其有司法權。〔一二〕逆閹 指魏忠賢。〔一三〕炮烙 燒炙之酷刑也。〔一四〕長鑿 除草土器。〔一五〕嗚咽 泣聲也。〔一六〕背 音劑，目眶也。〔一七〕炬 火也。〔一八〕輕身而昧大義 謂輕蹈危險地也。〔一九〕樛陷 陷害也。〔二〇〕張獻忠 見前汪琬書張獻忠兵敗始末註二。〔二一〕蘄 音其，今湖北蘄春浠水二縣地。〔二二〕黃 今湖北黃岡縣。〔二三〕潛 今安徽潛山縣。〔二四〕桐 今安徽桐城縣。〔二五〕鳳廬道 道，官名，明制有分巡道，兵巡道，兵備道等官。鳳，今安徽鳳陽縣。廬，今安徽合肥縣。〔二六〕檄 官文書也。〔二七〕蹲踞 展兩足如箕也。〔二八〕漏鼓 報更漏之鼓也。〔二九〕番代 更番以替代。〔三〇〕太公太母 稱左之父母。〔三一〕宗老 同宗之輩行最高者。〔三二〕塗山 作者之族祖，名文，字爾止，有塗山集。

## 石哈生宋石芝傳

彭端淑

石哈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無妻子生業。自鬻於西安。〔一〕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嘗寡言笑，無喜愠色。人莫測其爲何人。詢之，

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爲哈生。哈生者，俗所謂無能而虛生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

石芝嘗游滇南，察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桂之叛也，我朝遣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賊相拒滇之石萬谿。其山二面險峻，獨一面稍平，賊據之。期年不能克。朝廷復遣將張勇助之。勇兵西北人，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敝，扶杖而行。既至，旗兵見之，鼓掌笑曰：『是尙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黃冠道服，詣勇轅門。軍校疑是賊諜，拘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聞將軍善將略，兼下士，特爲百萬生民塗炭而來，獻破石萬谿之策。』勇奇之，以禮見，屏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曰：『賊所恃，石萬谿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深老吾師，須其敵也，然後擊之。故爲將軍計，利在速戰，速戰而取勝，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奈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間道，險阻無備，可通人。旗軍攻其前，將軍以銳卒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齊聲大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賊衆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槁耳。此固將軍平賊第一勳也。』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

督戰，勇託病，使副將將其軍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間道步行，沿嶺攀葛而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石萬谿。勇以爲能，留軍中參議。

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嘗閉居與勇語曰：『某平生少知己。』勇曰：『如某者，不足爲公知己耶？』曰：『某與將軍一言苟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者，獨石哈生而已。』

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其家，必攜酒從後戶入，相見，偕至辟地，趺坐<sup>○</sup>飲酒劇談，談罷大笑，笑罷復大哭，興盡棄其飲器而散。

又常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sup>○</sup>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俄而哈生草冠草履褐衣，<sup>○</sup>昂然<sup>○</sup>而入，揖衆直踞其席。石芝旁侍，執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稍遜，持杯豪飲，旁若無衆賓客也。衆大驚駭，卒莫測其爲何人。

後哈生病篤，<sup>○</sup>其主人將爲殯殮之具，哈生曰：『待我友人宋公備之。』主人憂其不及，有頃，石芝果至。哈生張目視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爲痛哭竟日，悉出囊中資，厚葬成禮而去。

天下既定，將軍勇欲表薦石芝於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於華山。〔三〕云。

彭子曰：余嘗與將軍孫宗純者游，爲言石宋兩人事甚悉。宋石芝一出，而爲將軍建奇勳，功成身隱。哈生見重於宋，其才智必有大過人者，乃爲人奴而不辱，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宗純又云：『哈生既沒，或傳其善天文。本故明宗室子，以石爲姓，有託焉爾。問之不言，故世莫能定。』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

【註】〔一〕彭端淑 字樂齋，清丹稜人。雍正進士，由吏部郎中出爲肇羅道。有白鶴堂詩文集。〔二〕西安

今陝西長安縣。〔三〕富平 今陝西縣名。〔四〕滇南 卽雲南。〔五〕吳三桂 字長白，明高郵人。崇禎時

爲總兵，鎮山海關。李自成陷燕京，三桂引清兵入關，破自成。封平西王，鎮雲南。清聖祖議撤藩，三桂叛之，稱天下

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占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之地，因稱周帝。旋病死。其孫世璠奔雲南，爲清所滅。〔六〕

商濬 清滿洲人。一作尙善。時爲安遠靖寇大將軍。〔七〕貝勒 清代爵之最尊者。〔八〕石萬裕 未詳。

〔九〕翔年 周年也。〔一〇〕張勇 陝西咸寧人。時隴右相繼失守，惟甘肅提督張勇不附三桂，清廷以爲靖逆

將軍。〔一一〕崎嶇 言山路不平也。〔一二〕旗兵 卽八旗兵。滿洲戶口皆以兵籍編制，分正黃、正白、正紅、正藍

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八旗。及入關後，蒙古及漢人歸附者，又分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一三〕黃冠 道士之冠。



〔四〕轅門 見前汪琬書張獻忠兵敗始末註三十二。〔五〕與將軍同里 石芝爲富平人，張勇爲咸寧人，清

時富平咸寧均屬西安府，故曰同里。〔六〕塗炭 言民之困苦，如在泥塗炭火之中也。〔七〕間道 偏僻之

道也。〔八〕振稿 言易擊若振落枯葉也。〔九〕諸藩 清康熙時，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

精忠，號稱三藩，其後相繼叛變。〔一〇〕跌坐 見前王士禎書劍俠事註二十四。〔一一〕劇談 暢談也。〔一二〕

虛左 左位尊，故虛以待貴客。〔一三〕褐衣 布衣也。〔一四〕昂然 不卑屈貌。〔一五〕病篤 病危也。〔一六〕

華山 在今陝西華陰縣境，世稱西嶽。

### 鰥子記

謝濟世

梅莊主人 在翰林，傭僕三：一點，一樸，一鰥。

一日，同館諸官小集，酒酣，主人曰：『吾輩興闌矣，安得歌者侑一觴乎？』黠者應聲曰：『有！』既又慮鰥者有言，乃白主人，以他故遣之出，令樸者司闈，而自往召之。召未至，鰥者已歸，見二人抱琵琶到門，詫曰：『胡爲來哉？』黠者曰：『奉主命。』鰥者厲聲曰：『吾自在門下十餘年，未嘗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闋而散，主人愧之。

一夕，然燭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酤。〔一〕黠者胸〔二〕樸者再沽〔三〕遭黠者於道，奪瓶還諫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酤〔四〕傷費，多飲傷生，有損無益也。』主人強領〔五〕之。

既而改御史。早朝，書童掌燈，傾油污朝衣，黠者頓足曰：『不吉。』主人怒，命樸者行杖。黠者止之，諫曰：『僕嘗聞主言，古人有糞污衣〔一〕，燭然鬚〔二〕，不動聲色者，主能言不能行乎！』主人遷怒曰：『爾欲沽直邪！市恩邪！』應曰：『恩自主出，僕何有焉？僕効愚忠，而主曰沽直。主今居言路〔三〕，異日跪御榻，與天子爭是非，坐朝班，與大臣爭獻替〔四〕，棄印綬其若蹤〔五〕，甘遷謫以如歸，主亦沽直而爲之乎？人亦謂主沽直而爲之乎？』主人語塞，謝之，而心頗銜之。

由是黠者日夜伺其短，誘樸者共媒孽〔一〕，勸主人逐之。會主人有罪下獄〔二〕，不果。

未幾，奉命戍邊，出獄治裝。黠者逃矣。樸者亦力求他去。黠者攘臂而前曰：『此吾主報國之時，卽吾儕報主之時也。僕願往。』市馬，造車，製穹廬〔一〕，備梁糗〔二〕，以從。於是

主人喟然嘆曰：『吾向以爲黠者有用，樸者可用也。乃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而黠者可用也；樸者可用而實無用，而黠者有用也。』養以爲子，名曰黠子云。

【註】

〔一〕謝濟世 字石霖，號梅莊，清廣西全州人。康熙進士，官至御史。著有西北域記及纂言內外篇等書。

〔二〕梅莊主人 作者自謂也。〔三〕司閤 守門也。〔四〕醜 飲酒面紅也。〔五〕眊 以目示意也。

〔六〕沽 買酒也。〔七〕酤 與沽同。〔八〕頷 點首以示允意也。〔九〕糞污衣 後漢書劉寬傳：『侍婢

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一〇〕燭然鬚 宋名臣言

行錄：『韓魏公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一一〕居言路

濟世時爲御史，職主諍諫，故曰居言路。〔一二〕爭獻替 爭興革之事也。〔一三〕棄印綬其若蹤 言棄官如

棄敝蹤也。綬，承受印環之帶也。〔一四〕媒孽 陷害也。〔一五〕會主人有罪下獄 濟世爲御史，劾河南巡撫田

文鏡不法狀，帝不懌，令往阿爾泰軍前效力。〔一六〕穹廬 氈帳也。塞外居無定所，人皆以氈帳爲屋。〔一七〕糗

乾糧也。

## 書潘荆山

袁枚

潘荆山諱兆，吾浙孝廉也。靜深有謀。浙閩總督滿保，辟入幕府。

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反，以立朱一貴爲名。朱農家子，幼養鴨爲業，每叱鴨，鴨皆成伍，路不亂行，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倡爲亂，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二百。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

事聞，省城大震。時漏下二鼓，滿公不知所爲，登荆山牀爲訣，哭聲烏烏。荆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即平矣。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爲！第兵機貴速，須盡此夜了之。』公曰：『如何？』曰：『公持印，荆山持筆，兩侍兒供紙墨，羣奴張燈聽遣，足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軍曰：『發兩標，兵各千，五鼓集轅，旌旗器械戰船，缺者斬。』一牒下司道曰：『運糧若干，集廈門。聽取誤者，軍法從事。』一牒下府縣曰：『明早部院出兵，送者斬！各吏民安堵毋動。』荆山每書牒，筆颯颯如風雨，畢一紙，請公加印，印畢即發，未三鼓而部署定。荆山復解衣臥，哈臺大鼾。

黎明，拔營行，兩日至廈門。時承平日久，兵不善櫓槳，公憂之。荆山下令傳呼曰：『凡海賈船能捐貨載兵者，與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卽褫守備蟒服，與之，繼來者，分給

牌劄〔二〕豹豸繡補〔二七〕衆賈大喜，爭自掉船。船銜尾布列，兵依隊而上，不敢譁，甲光耀日。五日，抵鹿耳門。〔二八〕賊大怖，以爲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鬪者，互相攻殺。守紅毛城，〔二九〕僅十六人，誅之。進勦竹箐城，〔三〇〕禽朱一貴，檻車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

滿公欲奏荆山功。荆山辭曰：『某性癩，〔三二〕非能吏事者也。賊平，仗國家威靈，不可貪天功，襲人爵，請事公終其身。』滿公卒，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三三〕以名聞。

【註】〔一〕袁枚 字子才，號簡齋，清錢塘人。乾隆進士，出宰江寧。尋棄官築隨園於江寧城西以居。著有小倉

山房詩文集等書。〔二〕滿保 滿洲正黃旗人。姓覺羅氏，字九如，一字曼山。累官浙閩總督。以平朱一貴功，加

兵部尚書。有檢心堂稿。〔三〕幕府 軍中張幕以居，故將帥所在曰幕府。〔四〕孝廉 見前王暉胡孝廉外

傳註五。〔五〕康熙 見前王士禎書劍俠事註二。〔六〕台灣 島名，在福建省之東。清光緒間割於日本。

〔七〕朱一貴 臺灣人。康熙時臺灣知府王珍稅斂繁苛，奸民潛謀爲變。以一貴朱姓，可託明裔，因奉之爲渠。陷

臺灣，稱中興王。後爲清兵所平。〔八〕歐陽凱 漳浦人。任臺灣總兵官，爲朱一貴所圍，力戰死。事聞，贈太子少

保。〔九〕烏合 倉卒集合之衆，如烏鳥之忽聚忽散，不可恃也。〔一〇〕牒 官文書也。〔一一〕標 清陸軍制，

以三營爲一標。〔二〕廈門 今福建思明縣。〔三〕部署 布置也。〔四〕哈臺大斝 睡眠時大呼之聲也。

〔五〕蟒服 清時官吏遇典禮皆著此服。地藍色或石青，全身以金線繡蟒，故名蟒服。〔六〕牌箭 功牌箭

子也。〔七〕豹豸繡補 清制，五品武官之服。〔八〕鹿耳門 在臺灣縣西二十里。〔九〕紅毛城 當卽紅

毛樓，在臺南城內鎮北坊。〔十〕竹箐城 未詳。〔十一〕爛 同懶。〔十二〕李衛 字又珍，清陽山人。雍正時官

至直隸總督。

### 書馬僧

袁枚

江寧〔一〕嚴星標馨，常熟〔二〕徐芝仙蘭，〔三〕皆以耆士〔四〕在陝督年羹堯〔五〕幕府。〔六〕

雍正〔七〕元年，青海〔八〕會羅卜藏丹津〔九〕不順，憲皇帝〔十〕授年爲撫遠大將軍，四川

提督，岳鍾琪〔一一〕爲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以徐嚴二叟年衰，贈金幣送歸。

宿蒲州。〔一二〕有兩騎客來，狀虓〔一三〕猛，所肩行李擔，鐵也。天明行，晚復來宿。心悸之，

卒無如何。又客館，逢二僧，皆猥黠。〔一四〕少年二叟目之一僧，吳語云：「誰無眷屬，何看爲？」

始知其一爲尼，急亂以他語出，不敢按站行。十餘里卽宿。僧來排闥。〔一五〕踞上坐，揚其目

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亦盜耶！囊內赤金二千，從何來？』二叟駭曰：『天下財必爲盜而後得耶！朋友贈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曰：『然。』曰：『幾殺好人。』起挾女尼走東廂，酌酒飲，倚而歌，聽之秦聲。抵暮，兩騎客亦來，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閉門臥。僧獨步簷外，嘖嘖曰：『好馬，好馬！』亡何，兩騎客去。僧闖然叩門，嚴窮，挺身出曰：『事至此，尙何言！行李頭顱，都可將去，但有所請於和尚。』導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無兒，殺之耶？釋之耶？』僧笑曰：『我不殺汝，先去之兩騎客，乃殺汝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客，測囊皆視馬蹄塵，金銀銅分量，望塵了然。兩盜雖耳，雖相伺而眼眯，誤赤金爲錢鏹，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問僧何來，曰：『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公等知將軍平青海，是誰助之功耶？』

『余故吳人，少無賴好勇，被仇誣作太湖盜，不得已，逃塞外。隨蒙古健兒盜馬久，性遂愛馬。亡何，見岳公鍾琪所乘，彪彪然名馬也，夜跳匿廐中，將牽其韁。未三鼓，公起親自飼馬，四家僮秉燈至，余不能隱，被擒。公上下視，問：『行刺者乎？盜馬者乎？』曰：『盜馬。』問：『白日闌入者乎？夜踰牆者乎？』曰：『踰牆。』公微瞠，若有所

思秣馬訖，命隨入室。案上酒殺橫列，公飲巨觥，而以一盞見賜。隨解衣臥大鼾。遲明，公起，盥沐畢，喚盜馬人同往大將軍府。公先入，良久，聞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者某，賞守備。」○二六 銜効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寧有種耶？」

「亡何，余醉，與材官」○二七 角鬪。將軍怒，賜杖，甫解袴；岳公至曰：「我將征西藏，爲汝乞免，汝從我行。」時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侍衛達鼐，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爲一隊。約某日會於青海界之日月山。○二八 至期，天暮，公立營門，諭二領隊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青海會羅卜藏，久稽天誅，昨其母與丹津紅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機不可失。」手珠寶一囊，金二餅，顧余曰：「先遣汝召賊母來。賊有城甚高，非善踰者不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對面帳居羅卜藏，左右帳居丹津，紅台吉二酋。珠寶與金，將以爲犒。」○二九 此大事，汝好爲之。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頭。公起身入。天大霧，余乘霧行三十餘里，至賊城，騰身而登，果帳燭熒熒然。○三〇 母上坐，二酋侍側。母年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綿織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囊寶貝奉贈。金二餅，餽兩台吉。」○三一 三人聞之喜，叩頭謝。余知功將成，昨



〔三〕曰：「將軍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座，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公迎來，將其母與二酋交達鼐、黃喜林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道礮發，斬母與二酋，回入軍營。次日，諜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準噶爾〔三〕部落。岳公命竿三頭狗，〔三〕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返裁〔三〕十有五日。三月朔，凱旋。〔三〕岳公首舉余功，大將軍賞游擊銜。余詣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歸，別思所報。」公笑曰：「咄，〔三〕吾知汝終爲白頭賊也。」厚賜爲別。

「歸次涇州，〔三〕宿回山王母宮，昵妓女金環。年餘，資用蕩盡，不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三〕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削髮赴中州。〔三〕苦無馬，逢兩盜騎善馬，故奪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視廐，則夜間已將兩盜所肩鐵擔，屈而圓之，束二馬首於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尼舒其擔，牽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衛〔三〕田文鏡〔三〕兩總督所轄地方，無憂

也。」

後三十餘年，二叟亡。嚴之孫用晦，過河南登封縣，〔四〕遇少林僧論拳法，曰：「雍正初，有異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稱馬和尚。後總督田公禁嚴，僧轉授永泰寺尼環師。今環師亦亡。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尚卽此僧，環師者卽金環妓，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註】「一」江寧 今江蘇縣名。「二」常熟 今江蘇縣名。「三」徐芝仙蘭 字芬若，一字芝仙，學詩於王

士禎。後從安郡王出塞，流寓北通州以終。「四」耆士 老年之士。「五」年羹堯 號雙峯，清廣寧人。康熙進

士，累官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定川邊，征西藏，平青海，以功封一等公。雍正時賜死。「六」幕府 見前書潘荆

山註三。「七」雍正 清世宗年號。「八」青海 今爲行省。「九」羅卜藏丹津 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之

孫。據青海爲亂，進窺西寧。年羹堯與岳鍾琪以奇兵兼程襲之，丹津遁投準部。後定準部，丹津被俘。「一〇」憲皇

帝 卽清世宗。「二」岳鍾琪 字東美，號容齋，清臨洮人。雍正間征準噶爾，拜寧遠大將軍。「三」蒲州 今

山西永濟縣爲其舊府治。「四」虺 音哮，虎鳴也。「五」猥黠 輕薄也。「六」排闥 推門也。「七」秦鑿

卽秦腔，如今之幫子腔。「八」綠林豪客 盜匪也。「九」雛 謂小兒曰雛。「一〇」昧 迷也。「一一」錢鏰

錢幣之稱。〔二〕吳 今江蘇吳縣。〔三〕太湖 卽古震澤，亦名具區，跨江蘇浙江兩省。〔四〕彪彪然

有文采貌。〔一〕瞳 音撐，直視也。〔二〕遲明 天將明未明時也。〔三〕守備 武官名，位在都司之次。

〔七〕材官 武弁。〔八〕日月山 番名納喇薩喇，在甘肅西寧縣治西川口外，今爲番夷互市之所。〔九〕

犒 賞也。〔一〇〕熒熒然 光明貌。〔一一〕台吉 蒙古爵位之稱，分四等，位次輔國公。〔一二〕咋 大聲也。

〔一三〕準噶爾 蒙古部族名，奄有今新疆天山南北路之地，勢頗強大，清乾隆間討平之。〔一四〕狗 與徇同，

行示也。〔一五〕裁 與纒通。〔一六〕凱旋 戰勝而歸也。〔一七〕咄 音惰，呵叱也。〔一八〕涇州 今甘肅涇川

縣。〔一九〕少林寺 在河南登封縣西北少室山北麓，寺中僧徒皆習武事，技擊中有少林派。〔二〇〕中州 俗

稱河南爲中州，謂其居天下之中。〔二一〕李衛 見前書潘荆山註二十二。〔二二〕田文鏡 漢軍鑲黃旗人，雍

正時官至河南山東總督，加太子太保。卒諡端肅。〔二三〕登封縣 今河南縣名。

### 書麻城獄

袁枚

麻城 〔一〕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二〕歸輒不返。如松嫌 〔三〕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

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

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唆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褫同範，緝楊氏。

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

逾年，鄉民黃某，墜其僮河灘，淺爲犬爬噉。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仵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可辨，殮而置揭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闖於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驗。高試用令也，覬覦湯缺，所用仵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忠舞文，仵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鞠。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跽，因烟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

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督亂〔二七〕妄指認抵讞〔二八〕初掘一冢得朽木十數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二九〕上鬢鬢〔三〇〕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己髮摘去星星〔三一〕者爲束李獻忠妻〔三二〕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三三〕蔣嘉年廉〔三四〕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贓擬斬絞奏麻城民間知其冤道路洶洶然〔三五〕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

居亡何同範隣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搯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三六〕孝廉〔三七〕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聞卽白巡

撫 二〇 吳應芬 二〇 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 二〇 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七年 二〇 七月二十四日也。

吳應芬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 二〇 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 二〇 督湖廣 二〇 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註】 〔一〕麻城 今湖北縣名。 〔二〕不相中 不相得也。 〔三〕嗛 恨也。 〔四〕首 去聲，有罪自呈也。

〔五〕隨坐 猶連坐，謂罪及旁人也。 〔六〕生員 科舉時代，入學者稱生員。 〔七〕虎而冠 言雖衣冠，實

如虎之凶暴也。 〔八〕褫 音豸奪也。此言革其生員。 〔九〕瑾 葬也。 〔一〇〕循 循環而摩之。 〔一一〕仵作

官署檢驗刑傷之吏。 〔一二〕邁柱 姓善塔拉氏，清滿洲鑲藍旗人。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諡文恭。 〔一三〕廣濟

今湖北縣名。〔二四〕覬覦 冀望非分也。〔二五〕舞文 謂官弄文墨以入人罪也。〔二六〕鞠 音菊，訊囚也。

〔二七〕眷亂 迷亂也。〔二八〕抵調 抵賴也。〔二九〕髑髏 死人首也。〔三〇〕鬻鬻 音三，髮亂貌。〔三一〕星星

喻白髮也。〔三二〕河 音丸，削也。〔三三〕黃州府 今湖北黃岡縣爲其舊治。〔三四〕廉 察也。〔三五〕洵洵

然 人衆鼓噪不靖也。〔三六〕海寧 今浙江縣名。〔三七〕孝廉 卽舉人。〔三八〕巡撫 爲一省之行政長官。

〔三九〕吳應芬 字小眉，號眉菴，清歸安人。康熙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四〇〕快手 衙署差役曰快手。〔四一〕雍

正十七年 清世宗年號雍正，在位十三年。此云十七年，當有誤。〔四二〕勾決 舊制，監獄之犯，秋審時開單請

旨，若硃筆於單內勾出，卽照原擬罪名處決，謂之勾決。〔四三〕史貽直 字儼弦，號鐵崖，清溧陽人。康熙進士，乾

隆間居相位垂二十年。〔四四〕湖廣 明清時之湖廣乃指湖南湖北而言。

# 記新疆邊防

## 紀 昀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

雜坐。屯官醉後，逼諸流婦使唱歌，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城。

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

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率之即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雖稍闊，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即來。公莫如駐兵於此，借崖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爲守，反勞爲逸，賊可破也。』溫公從之。

及賊既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衆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鬪，亦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擎槍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槍，則槍不及賊，火藥先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槍，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衆槍爭發，碎匄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爲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槍及我，我槍必及彼矣。』舉旗一揮，衆槍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兵譟而乘之，賊遂殲焉。

溫公歎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參將都司，徒善應對，趨踰耳。』故是役以德爲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



【註】〔一〕紀昀 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清河間人。官至大學士，太子少保。卒諡文達。著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等書。〔二〕昌吉 今新疆縣名。〔三〕屯官 清乾隆朝平準部後，大興屯田於昌吉，設官董理之。

〔四〕流人 謫戍罪人及俘虜，總云流人。〔五〕烏魯木齊 卽迪化縣，新疆省會。〔六〕溫公 溫福，滿洲人。

時爲鎮守都統。素不知兵。後死於木果木之難。〔七〕班兵 言軍隊分班調駐也。〔八〕視賊蔑如 蔑，無也。

言視賊如無也。〔九〕洪山口 在迪化縣城西北，天山支脈中斷處。〔一〇〕守備 官名，位次都司，與今上尉

相等。〔一一〕瑪納斯河 源出雜哈克里特山，北流折西，經昌吉縣西北境。〔一二〕株守 猶言枯守也。〔一三〕

亡命之徒 爲亂者本係罪人俘虜，故曰亡命之徒。〔一四〕碎旬 音拚烘，槍彈聲也。〔一五〕譁 譁噪也。

〔一六〕參將 爲總兵副總兵之貳，位次副將，與今之上校相等。〔一七〕都司 卽都指揮使司，位次游擊。

## 書關橋老僧事

朱辰應〔一〕

關橋，吾禾郡治東南之通衢也。崇禎間，老僧偕其徒結廬駐錫，氣昂藏，不善作繃流態。常終日危坐。有過之者，瞳目不起，問其出處，笑不應。鄉之人多忽之。

順治二年秋，大兵南下，游騎及關橋。老僧出所持杖，荷以前，負橋而立。騎至，厲聲

叱之不退，乃引弓射，三射，三握其鏃。<sup>〔一〕</sup>兵刃交進，鼓聲四起；老僧迎鋒前敵，擊殺數十人。騎皆咋舌。<sup>〔二〕</sup>驚去，戒勿犯。當是時，舉鄉人扶老攜幼，狐兔竄伏，從葦茅中探首竊望，遙見老僧出門前鬪時，旌旗蔽空，甲楯<sup>〔三〕</sup>森列，奮身搏戰於白刃中，烟燄騰伏，左右衝突，所向莫當。鄉之男婦，罔弗戰慄流汗，拊手叫號。蓋自是無問知與不知，始歎老僧固非常人也。

既免，各歸家，率老幼燃香禮拜；老僧笑不納。後數年，老僧出訪名山，竟不知所終。

或曰：『老僧常自號海涵，謂其徒曰月照。精拳棍，類少林。』<sup>〔四〕</sup>家數。』或曰：『人嘗從老僧遊，道遇官兵，急不及避；俄營帥傳入見帳中，握手泣下，勞苦如平生。竊聽其語，若故爲軍官者。』終莫得其真。

〔註〕〔一〕朱辰應 字載坤，號清谷，清浙江秀水人。有清谷文鈔。〔二〕禾郡 清嘉興府宋時爲嘉禾郡，故

稱禾郡。今浙江嘉興縣爲其舊治。〔三〕崇禎 見前王暉胡孝廉外傳註二十六。〔四〕駐錫 錫杖乃和尚

所用，故稱和尚所居之處曰駐錫。〔五〕昂藏 謂氣宇軒昂也。〔六〕緇流 僧徒也。衣黑衣，故名。〔七〕蹙

目 謂張目直視也。〔八〕順治 清世祖年號。〔九〕鏃 箭頭也。〔一〇〕咋舌 猶言嚼舌，驚懼悔恨之詞。

〔二〕桶 與盾通，戰時以禦兵刃者。 〔三〕少林 見前袁枚書馬僧註三十九。

## 補履先生傳

汪 縉

蘇州府治東，舊有學，廢爲文信國祠。祠之西數十步，有僦屋半間以居者，補履先生也。人持敗履往，則爲補治，得錢以自給。先生少未嘗讀書，且不識字，以補履所入從人問字，識一字則餽以一錢，後遂能徧讀羣書。門內橫白板三四尺，寘亂書，雜舊物其上。其屋壁間亦多古書，以是從之遊者，慕其好學，皆稱之曰補履先生。其讀書，略觀大意，未能深造也。然一言感觸，輒眦勉服膺，大要以不欺爲本。與人言，輒引之於善，媿媿然若懸壺而瀉水也。里中有來就學者，不問脩脯，往往多至二三十人，然不加督責，任之而已。以故未久輒散去，散則補履如故。

先是吾友薛子家三，彭子允初亦與之遊，時時稱道其爲人，獨予未與之相識，至是乃識面於吾友王繩孫家。以老而病足疽臥床，予僅識其面，未與之交語也。繩孫之延致其家也，告之其弟揚孫，揚孫則大喜，徧告之子姪，子姪則大喜，乃往延先生。先

生遂移其書籍，老於王家焉。

或曰：『先生時時入滌溪祠，焚香肅拜，又嘗告揚孫以熟讀近思錄。』

先是家三告予曰：『與之談，時及道家言。』

至是家三之卒久矣，以識面於王家也，爲之傳。其病疽而臥也，繼孫揚孫兄弟，爲之盡力醫治；其家子侄，亦朝夕服勤。卒年七十有五，姓錢，名近仁，崑山人。

【註】〔一〕汪縉 字大紳，號愛廬，清吳縣人。乾隆貢生。有汪子文錄。〔二〕蘇州府治 今江蘇吳縣爲其舊

府治。〔三〕學 謂學宮也。〔四〕文信國祠 文天祥之祠也。宋端宗時，拜天祥右相，封信國公。〔五〕儼

租也。〔六〕匪勉 勉力也。〔七〕服膺 猶言存之胸中也。〔八〕媿媿然 不倦貌。〔九〕脩脯 弟子

酬報其師之資也。〔一〇〕薛家三 名起鳳，清長洲人。乾隆舉人。有開香閣遺集。〔一一〕彭允初 名紹升，清長

洲人。乾隆進士。有二林居集。〔一二〕濂溪祠 周惇頤之祠。〔一三〕近思錄 宋朱熹呂祖謙同撰。〔一四〕崑山

今江蘇縣名。

# 漳南俠士傳

崔述

漳之南，有村曰紫莊。莊有俠士曰李越尋，少讀書，爲魏諸生；及壯，苦家貧，棄舉子業，以俠聞州里間。常著短衣，僅及膝，佩兩刀以遊，人莫敢忤。

紫莊有寡婦，撫一子，不肯嫁。其叔利內黃人，侯六金，竊鬻之。及輿來迎，乃令潛居側古祠中，而已給寡婦出。既出，則數十人突從祠中起。寡婦驚欲入，門已閉。祠中人遂前擒婦，納輿中。其子聞，奔救不及，度不可奈何，遂往至越尋所，跪且泣。

越尋以婦已往，而六素有勇名，恐倉卒不可得婦，初難之。其子固不肯起，泣愈哀。越尋意不忍，因慨然曰：『是誠在我，當卽往。不得婦，吾不生還矣！』遂出召其徒，曰：『吾素以俠聞村中。今人奪吾村婦而不能救，非俠也。嗚於官，皆豎子，知納賄耳，不足了人事。且事隔省，關移動累月，彼見逼急，且成婚矣，奚歸爲？不如生劫之，卽不可得婦，因縛六歸，終當全婦耳。』衆應曰：『諾。』遂以二十七人往。

侯氏居甘固，去紫莊且二十里。比至，日已暮。越尋挾所佩刀，排闥直入堂上。時賀客且滿，酒數行，突見越尋佩刀入，皆大驚，欲共擊之，而方燕樂，出不意，腰下無寸刃。越尋張目叱之，皆退走，相踐踏，覓兵挺，倉卒不可得。越尋因疾入，趨新婦室，而六已潛匿婦草

屋中，欲呼衆共迎拒越尋。未及發，越尋已至戶，遂以左手把其腕，而右手拔腰下佩刀，劫之，厲聲叱曰：『爾不聞紫莊有李越尋耶？胡敢入吾村奪婦？今婦何在？』六曰：『已逸矣。』越尋怒叱其徒縛六，反接之。

縛始定，而村中少年聞侯氏有暴客，爭持兵刃，前格越尋。越尋使二十七人圍立，各持械外向，而已居中，以所佩刀置六項上，大呼曰：『越尋此來，非欲生還者也，敢死者前！』因舉刀擬六，衆惴慄汗出，不敢近。

越尋復問六婦所在，六固不肯吐實。越尋怒，曳六出。未及門，聞婦哭聲；越尋呼衆索之，遂得婦草屋中。於是越尋使二十七人前行衛婦歸，而已持刀驅六隨其後。莫敢追者。至半道，乃縱六歸，謂之曰：『紫莊李越尋非畏死者也，如能相報，詰朝當待汝。』六唯唯不敢對。

夜將分，越尋始至紫莊，乃以婦畀其子，而散遣其徒歸。而其叔先聞子往告，越尋度必禍己，遂潛遁不復歸。

【註】 一 崔遠

字武承，號東壘，清大名人。乾隆舉人，仕縣令，尋投劾歸。著作有考信錄等三十四種。

二

漳 水名，源出山西，流經河北大名縣而入衛河。〔三〕魏 舊縣名，今屬大名縣。〔四〕髀 腰骨也。〔五〕

內黃 今河南縣名。〔六〕豎子 謂卑賤之人也。〔七〕關移 行文同級官署之稱。〔八〕排闥 見前袁

枚書馬僧註十五。〔九〕唯唯 恭應之辭也。〔一〇〕夜將分 夜將半也。

## 楊村捕盜記

崔述

內黃故多盜。盜皆以吏胥爲窟宅，場於官，彈壓於鄉里，然後得橫行無所忌。有刑房吏陳某者，居楊村，以賣棉花爲名，窟羣盜。乾隆乙酉，盜五人將劫於御河之陽，過楚王鎮，食於縣吏司聲家，聲送之渡水，入大名境。陳生家殺生，卷衣出，復至聲家，至停午，然後去。

陳生子術，雷以狀白縣。縣出批嚴緝，術復廣求所識，訪之十餘月，而賊不得。陳生故所善劉五者，居近於楊村，偵知內有刑房之族陳二，今在楊村花房，密以告術。時縣中捕役四人在術家，術遂約與同往掩捕之。役欲入城白官，專批往索賊，術不可，曰：『今出伊不意，庶賊可得，若待白官始往，賊聞風竄矣，烏能得！』役不得已，從之。

術、雷復邀其族人陳生、霆及賣藥人四郎同往，使劉五爲導，推車載錢，僞爲販棉花者，憩車楊村外。霆雖文諸生，然素嫻武技，乃使霆與五先入，以視棉花爲名，默識二狀貌。霆議價定，請出召商侶共視之。旣出，五以二衣冠狀告霆，即徑去。時日已將暮，霆乃與其衆推車至門，留一役守之，而已先，三役隨其後。未畢入，而二已覺，奔而出。縣役與二摩肩行，不識二，行且過；霆惶遽怒失賊，自後大呼追之。時術與二順逆奔，方交臂，聞呼，即以手抱持二。二出刀格之，疾躍出門，而四郎適手藥劊，奔入，二躍急，不及避，著於額而仆。方轉側欲起，雷連斫其項，術亦出，又連斫之，始復不動。

初，霆之呼而追也，刑房吏已鳴銃聚村人，至是，械而集者且百。役向衆自白：「我大名縣役，奉官命捕賊，非私鬪。」衆不聽，斫擊如雨。霆等且鬪且逃，夜暗，迷罔不辨徑，衆遂擒二役，送內黃，誣爲劫棉花賊。役以捕賊故自申理。縣官索其批，顧四役共一批，批已爲逃者持去；官遂不聽役言，撈掠之。役備受桎械，卒不承。

逃役旣歸，以實稟於大名縣，大名遂行關。索陳、二、刑房吏爲之營救，至四五終不發。然二亦以傷重故不能逃。時知大名縣事者爲秦公學溥，素以風厲名，乃札內黃縣，



具言其詳；且云：『若必不肯發，將申於直隸。』制憲，事且大，勿悔也。內黃不得已，使二往。霆、雷慮賊黨羽多，於路復篡去，乃衛之行，因以刀脅之。二具吐實，供同盜人姓名及典衣處。雷即持赴典所，脫所著衣爲質，請其衣持至縣。由是二不刑而服，而二役亦得釋。

大名既得二招，即更關四盜及刑房吏。四盜皆陸續就獲；惟刑房吏素爲縣官所信愛，事發，以重金陷縣僕，卒不至。

〔註〕〔一〕內黃 見前漳南俠士傳註五。〔二〕吏胥 官署所用掌理案牘之吏。〔三〕場 音陽，猶言揚

也。此處當作公然不諱解。〔四〕刑房 掌刑法之胥吏。〔五〕楊村 內黃村鎮名。〔六〕乾隆 清高宗年

號。〔七〕御河 亦稱永濟渠，即今衛河。爲隋煬帝所鑿，故亦稱御河。源出河南輝縣西北蘇門山，東北流經內

黃入河北境。〔八〕陽 水之北曰陽。〔九〕楚王鎮 今稱楚旺鎮，在內黃縣北，臨衛河。〔一〇〕大名 今河

北縣名。〔一一〕停午 日中也。〔一二〕諸生 入學之生員也。〔一三〕藥劊 斷藥之器具，劊音產去聲。〔一四〕

關 謂關文也。〔一五〕直隸 今河北省。〔一六〕制憲 總督之尊稱。

## 黃貞文傳

楊鳳苞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嘉定縣人。少即以聖賢自期。嘗作日曆，晝所爲，夜必書之。縑袍糲食，不苟取一錢。

崇禎十六年，試禮部。有要人諭意，欲薦爲榜首，峻却之，成進士，不謁選而歸。南都初建，求仕者爭趨之，淳耀獨不赴。或問故，應曰：『某公素善余，今方與當國者比，往必爲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損名義以徇之耶！』卒不往。

迨嘉定被圍，偕弟淵耀暨侯峒曾、龔用圓、張錫眉諸人固守。及城破，兄弟竝詣城西竹勝菴，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淳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耳。今借上人一片乾淨土，死得所矣。』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遂衣冠北向，再拜自經死。

淵耀字偉恭，年十五補諸生。幼穎異，甫就傅，卽向學。旣乃受業於兄，悉得其緒論。平

居談道講德，往往啓伯氏所未及。性狷介，不妄交遊。淳耀登第後，與之書曰：『傳臚〔一〕時，人見鼎甲〔二〕先上殿，皆嘖嘖〔三〕稱羨以爲登仙。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百年之一人，而必欲爲三年之一人，可笑也！』淵耀得書，益以品節自厲。就義時，見兄頭幘〔四〕墜地，復下拾而冠之，乃就縊於右。

淳耀所著詩古文制舉業，〔五〕原本六經，〔六〕旁通三史，〔七〕規範先正，皆傳於世。卒年四十一，門人私謚貞文。

淵耀卒年二十二，有谷廉學吟。

兄弟死時，口血噴壁間，入磚寸許，其跡歷久不滅云。

【註】〔一〕楊風苞 字傳九，號秋室，又號莫泚，清浙江歸安人。嘉靖時諸生。著有秋室文錄等書。〔二〕嘉定

今江蘇縣名。〔三〕日曆 猶日記也。〔四〕緇袍 舊絮之袍也。〔五〕糲食 粗食也。〔六〕崇禎 見

前王暉胡孝廉外傳註二十六。〔七〕禮部 主持政府最高考試之官署。〔八〕不謁選 謂不謁見吏部候

選爲官吏也。〔九〕南都初建 指福王立於南京事。〔一〇〕侯峒曾 字豫瞻，號廣成，明嘉定人。天啓五年進

士清兵破嘉定，投池死。〔二〕龔用圓 明嘉定人。舉孝廉，官秀水教諭。嘉定破，赴水死。〔三〕張錫眉 明嘉

定人。舉孝廉。嘉定破，赴水死。〔三〕弘光 明末福王年號。〔四〕自裁 自殺也。〔五〕耿耿 不安也。

〔六〕自經 自縊也。〔七〕傳臚 科舉時，於殿試後宣旨唱名，謂之傳臚。〔八〕鼎甲 科舉時殿試，以名列

一甲之三人為鼎甲。〔九〕嘖嘖 稱歎不置也。〔十〕幘 韜髮之巾也。〔三〕制舉業 應試之文也。

〔三〕六經 謂詩、書、易、禮、樂、春秋也。（樂經亡於秦。）〔三〕三史 謂史記、漢書、東觀記也。東觀記已失傳，世

以後漢書當之。

### 焚琴子傳

顧彩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為人磊落不羈，傷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翱而才情過之。為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

少應鄉試，文已為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邊藩，以為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為。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顧乃鬱』

鬱以青衿子。困英雄，兒曹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既而疆場多故，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

生既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五〕廟，讀其逐疆文哭之。又歷詔〔六〕惠

〔二〕廣，〔三〕雷，〔四〕諸郡，悲嶺海〔五〕之煙瘴，思寇萊公〔六〕謫雷時，枯竹生筍，蠟淚成

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鷓鴣〔七〕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

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入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

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八〕惟知馬上用劍槊，

〔九〕吾豈爲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傍？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

軍慚，下與抗禮。〔十〕謝罪，強留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

淒愴，殺〔十一〕有秦〔十二〕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離〔十三〕如鸞鳳鳴，今

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肅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

士，皆爲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焉。

久之，閩人目生爲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爲久留。常酒後耳熱，捧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也。

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負奚囊從生遊數十里外。生詩成，金蘭輒繕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爲款接，以生驚人句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云。

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疎，顧而樂之，以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鵲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尙無恙，然第七弦，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

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

生至康熙<sup>〔七〕</sup>乙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

【註】〔一〕顧彩 字天石，清無錫人。官內閣中書。著有南桃花扇、後琵琶記等書。〔二〕唐衢 唐人。應進士

不第。能爲詩歌，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嘗客太原，屬戎帥軍宴，衢與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三〕謝翱 字皋羽，宋建寧人。宋亡不仕，所至歔歔流涕。

嘗登嚴光釣台，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而歌，歌罷大哭。蓋古之傷心人也。〔四〕鄉試 科舉之制，集士子於

省城，試以經史時論，謂之鄉試。此種考試，每三年一次，中式者曰舉人。〔五〕鼓山 在福建閩侯縣東三十里，

山嶺有巨石如鼓，故名。〔六〕神京 謂北京，今之北平市也。〔七〕青衿子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後人

謂士子爲青衿。〔八〕潮 潮州，舊府名，今廣東潮安縣爲其舊治。〔九〕韓文公 卽韓愈，曾爲潮州刺史。

〔一〇〕韶 韶州，舊府名，今廣東曲江縣爲其舊治。〔一一〕惠 惠州，舊府名，今廣東惠陽縣爲其舊治。〔一二〕廣

廣州，舊府名，今廣東番禺縣爲其舊治。〔一三〕雷 雷州，舊府名，今廣東海康縣爲其舊治。〔一四〕嶺海 指

廣東言，謂在五嶺之南而近海也。〔一五〕寇萊公 卽寇準，曾貶雷州。〔一六〕鷓鴣 鳥名，形似鶉稍大，其鳴聲

如曰『行不得也哥哥。』〔一七〕明公 對於有名位者之尊稱。〔一八〕槩 矛長丈八曰槩。〔一九〕抗禮 行

敵體之禮也。〔一〇〕噍殺 聲音涸竭也。〔一一〕秦 今陝西省簡稱秦。〔一二〕離離 音雅，言和樂也。〔一三〕

海澄 今福建縣名。〔一四〕卮 酒器也。〔一五〕伉儷 謂夫婦也。〔一六〕廣陵散 琴曲名。晉書：「稽康將刑

於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於今絕矣！」」〔一七〕康熙 見前王士禛書

劍俠事註二。

## 記閩安壯士

陳庚煥

閩安壯士者，閩南某郡人，流寓閩安鎮之近山。家食指當中農。環山種植，結廬其中，無鄰並。

壯士善索綯，衣食粗饒。性亢直，遇不平，輒義形於色。

時劇盜劉楚，橫行江上，鄉民莫敢指目。壯士嘗就里人治海舶梃索。會有言楚輩

淫掠狀者，壯士憤甚，且索且詈曰：「奴輩夷居江壑，非有宋江楊么梁山灤

洞庭之阻，直囊中物，探手可取耳。將吏木偶，坐令猖獗乃爾耶？」楚聞之，大恚，

使人謂壯士曰：「吾輩囊中物，夜且造廬，聽若探手取也。」衆爲壯士危，勸令人謝過結



歡，壯士夷然若不聞也者。

晚歸適曠黑。其家周垣頗峻，前闢圭竇，〔一〕乃敞闔扇，〔二〕滅燭以俟。俾其婦率弟婦子婦居守，凡三人。壯士率一弟一子一傭人，持數炬散伏林麓，各當一面。偵盜已登山，則布簽椽杙，〔三〕盡斷徑路，縛炬林外，遙令相接，作常山蛇勢，〔四〕而缺其一面。盜數十人，瞰其戶，洞開而正黑，闔〔五〕若無人，相顧叵測。〔六〕久之，一人奮挺而進，兩少婦夾門伏，棒齊下，遏其挺不得動。壯士婦挺從中出，仆其人。繼進，再仆。羣盜譟莫敢前。壯士度盜且束手，則撻金〔七〕舉燎，〔八〕火光四起。盜既深入中伏，倉皇扶傷，從圍缺處奪徑走。於是守者伏者，合隊譟逐。山鳴谷應，光影蒙雜，草木皆兵，而林密徑黑，枯枝朽櫛，〔九〕在處發難。羣盜顛躓，〔十〕狼狽〔十一〕竄去。

鍾叟德霖云爾蓋乾隆〔十二〕三十四年間事也。

【註】〔一〕陳庚煥 字道獻，號惕園，清福建長樂人。嘉慶歲貢生。有惕園初稿。〔二〕闔安 鎮名，在福建閩

侯縣東。〔三〕闔 今福建省簡稱闔。〔四〕家食指當中農 謂七口之家也。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

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五〕椽索 謂繫鎮舟石之索也。〔六〕夷 安也。〔七〕槩 水

草之際曰藪。〔八〕宋江 宋徽宗時盜據梁山濼，為張叔夜所破。〔九〕楊么 南宋初年盜，據洞庭湖，為岳

飛所破。〔一〇〕梁山濼 濼音拍，今山東東平縣西南有梁山泊，即當年宋江所據。〔一一〕洞庭 湖名，在湖南

岳陽縣西南。〔一二〕圭竇 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一三〕闔扇 門扇也。〔一四〕布簽椽杙 布，分布

簽，竹片也。椽，音琢，杙，音弋，釘小木樁於地也。〔一五〕常山蛇勢 會稽常山有蛇名率然，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

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古之陣勢多效之。〔一六〕闐 音去，靜無人也。〔一七〕巨測 不可測也。〔一八〕攃

金 攃音窗，撞也。金，鑼屬。〔一九〕燎 火也。〔二〇〕朽檝 斷木也。〔二一〕顛躓 傾仆也。〔二二〕狼狽 顛蹶

困頓也。〔二三〕乾隆 清高宗年號。

### 書葉機

龔自珍

鄺 人葉機者，可謂異才者也。

嘉慶 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

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

初，蔡牽朱潰兩盜為海巨寇，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

將恍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透之；寇反追，○不以聞，故爲愚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

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則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

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借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

葉君乃揜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餒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齋○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簿○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

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餘艦，<sup>〔三〕</sup>殺賊四百餘人。

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

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旗，機之旗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瀆艦中或爭軋詛神，必曰：『遇代山旗。』

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sup>〔二〕</sup>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註〕 〔一〕龔自珍 號定盦，清浙江仁和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有龔定盦集。 〔二〕鄞 今浙江縣名。

〔三〕嘉靖 清仁宗年號。 〔四〕鄉試 見前顧彩焚琴子傳註四。 〔五〕廩貢生 科舉時代，凡生員歲科考

試列入高等，由公家給予銀米者爲廩生，廩生捐資出學，貢入國子監後，即稱廩貢生。 〔六〕巡撫 見前袁枚

書麻城獄註二十八。 〔七〕檄 官府曉諭一類之文書也。 〔八〕蔡牽 福建同安人。爲當時巨盜，失敗後，自

殺於海中。 〔九〕朱瀆 著名海盜，後被清將許松年所殺。 〔一〇〕巨艦 猶言大患也。 〔一一〕怵息 恐怖也。

〔一二〕岷 音忸，敗北也。 〔一三〕儀徵 今江蘇縣名。 〔一四〕阮公 卽阮元，字芸臺，清儀徵人。官至大學士。著

學經堂集。 〔一五〕定海 今浙江縣名。 〔一六〕中丞 世稱巡撫爲中丞。 〔一七〕哈 可笑也。 〔一八〕擅臂 鈞

袂出臂也。〔二〕行省 各省均稱行省。此言浙江之省會杭州。〔三〕鄉曲 謂窮鄉僻野之處。〔三〕畫諾

即簽字畫到也。〔三〕齋 音咨，持也。〔三〕簿 登記也。〔四〕餘臚 舟名。餘音余。〔五〕江南 清初

置江南省，轄今江蘇安徽二省。

## 記王隱君

龔自珍

於外王父〔一〕段先生〔二〕廢簾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三〕僧經箱中，見書心經〔四〕蠹且半，如遇簾中詩也，益不能忘。

春日，出螺師門，〔五〕與轎夫戚貓語。貓指荒塚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六〕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昇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塚得木橋，遇九十許人，短褐曝日中，問路焉，告聾。予心動，揖而徐言：「先生真隱者。」答曰：「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晡矣，貓促之，悵然歸。

明年冬，何布衣〔七〕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八〕李斯郎邪石。〔九〕吾得心疾，醫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此拓本來也。」入室，徑攜去。」他日，見馬太常，述

布衣言太常俛而思，仰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鎖成嘗失步，入一人家，從竈後隙戶出，忽見有院宇，滿地皆松化石。』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案有謝朓集，借之，不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生乎？』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爲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由，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

予不識鎖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橋夫言髣髴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耒地能書者姓。

橋外大小兩樹，依倚立，一杏，一烏桕。

【註】「一」外王父 外祖父也。「二」段先生 名玉裁，字懋堂，一字若膺，清金壇人。乾隆舉人，官知縣。著有

段氏說文解字註等書。「三」西湖 在浙江杭縣之西。「四」心經 卽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佛經也。「五」

螺師門 舊杭州府外城東門。「六」杭州 今浙江杭縣爲其舊府治。「七」布衣 未仕宦之平民也。

「八」宋拓 謂宋朝所摹印古碑帖本也。「九」李斯郎邪石 秦始皇作瑯琊台，立石刻，乃丞相李斯所書。

「一〇」松化石 質紋成松理之石也。「一一」謝朓集 南齊詩人謝朓所著之書也，一名謝宣城集。「一二」虞世

南 字伯施，唐餘姚人。太宗時爲學士。以書翰著稱。〔一三〕出 同塊。〔一四〕烏柏 落葉亞喬木，高二丈許，夏月開小花，黃白色。其實可製油，柏亦作曰。

## 林文忠公事略

李元度〔一〕

道光〔二〕三十年春，文宗〔三〕皇帝既嗣服，〔四〕下詔求賢。

時太子太保雲貴總督侯官〔五〕林公〔六〕方引疾家居，大學士潘公世恩〔七〕尙書杜公受田〔八〕交章以公應詔。奉召入都，未卽至。

九月，上以粵〔九〕逆洪秀全〔一〇〕等稔〔一一〕亂，特命公爲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勦，尋命署廣西巡撫事。公故嘗督粵，威惠著聞，中外想望丰采。至是力疾出，粵民額手〔一二〕相慶，賊黨散大半，洪秀全懼，謀遁入海。十一月，公行次潮州，〔一三〕薨；遺疏入，上震悼，優詔議卹，賜祭葬，予諡文忠。

自公薨後，軍民失所倚，賊寢不可制；未幾，踰嶺〔一四〕涉湘，〔一五〕絕長江，踞金陵爲窟。

穴，蹂躪〔二〕遍天下。又十四年，竭海內全力，塵〔二〕乃克之。

論者謂生靈多厄，致天不憝遺〔二〕，使得假公數年，賊不足平矣；然公之身繫天下安危者，尤不始此也。

先是公總督湖廣〔二〕時，鴻臚卿〔二〕黃公爵滋〔二〕疏請禁鴉片以塞漏卮〔二〕，有旨下中外大臣議；公條上利害，深切著明，宣廟〔二〕嘉焉。

十八年冬，命以欽差大臣洩〔二〕廣東查辦海口屯務。明年，補兩廣總督，公宣諭德威，繕守備於虎門〔二〕各海口添建礮臺，設木桴鐵索，奏移高廉道〔二〕駐澳門〔二〕撥隸水師資控馭。

時通商之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惟英吉利持兩端。九月，夷目〔二〕義律〔二〕等以索食爲名，糾船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爵擊走之，斷其接濟；尋六犯海口，皆受懲創。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夷目遞說帖求轉〔二〕。圓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勦撫，並請救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復奏停其貿易。英人屢撼之，不動，則大懼。既以粵之無隙可乘也，乃改圖犯浙，陷定海〔二〕掠寧波〔二〕沿海騷動，在事者莫能折衝〔二〕。禦侮，爭歸咎公。因中傷之事垂成而敗。代者至〔二〕悉反公所爲，恐和議之不速成也，敵



公所設各隘兵以媚之，英人遂徑犯粵城。公知事不可爲，具遺疏以待圍解，命以四品卿銜赴鎮海。善軍營效力，尋謫戍伊犁。海疆事自此益棘。王相國鼎，湯協揆金釗，至以死生去就爭之，卒爲忌者所持，不能得。向令公得始終其事，決裂不至此，公之爲天下重也，可勝道哉！

公諱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瑛村老人。

【註】〔一〕李元度 字次青，一字笏庭，自號天岳山樵，晚更號超然老人，清平江人。道光舉人，累官浙江鹽運

使，貴州布政使。著天岳山館文鈔、國朝先正事略等書。〔二〕道光 清宣宗年號。〔三〕文宗 名奕訢，宣宗

之子，在位十一年。〔四〕嗣服 嗣位也。〔五〕侯官 舊縣名，今屬福建閩侯縣。〔六〕林公 卽林則徐。

〔七〕潘世恩 字槐堂，清吳縣人。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有思補堂集。〔八〕杜受田 字芝農，清濱州人。

官至刑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九〕粵 廣東省之簡稱。〔一〇〕洪秀全 清花縣人。奉耶穌教。道光末，起於廣

西桂平縣之金田村。由廣西下湖南湖北，直達金陵，建號太平天國，稱天王。在位十五年，爲清兵所破滅。〔一一〕

稔 積久曰稔。〔一二〕額手 以手加額也。〔一三〕潮州 見前顧彩焚琴子傳註八。〔一四〕嶺 謂五嶺，卽大

庾、始安、臨賀、騎田、揭陽五嶺也。〔一五〕湘 水名，發源於湖南之南部，北流入洞庭湖。〔一六〕蹂躪 踐踏騷擾

也。〔二七〕塵 與僅同。〔二八〕不慙遺 慙爲慙之俗字，音佞，且也。左傳：「不慙遺一老。」〔二九〕湖廣 見前袁

枚書麻城獄註三十四。〔三〇〕鴻臚卿 掌贊導相禮之官。〔三一〕黃爵滋 字德成，號樹齋，清宜興人。官至刑

部左侍郎。著海防圖表等書。〔三二〕漏卮 喻利權之外溢也。〔三三〕宣廟 卽清宣宗。〔三四〕瀝 音麗，臨也。

〔三五〕虎門 在廣東東莞縣西南海中，當珠江入海之口，粵省要區也。〔三六〕高廉道 高卽高州，今廣東茂名

縣爲其舊治。廉卽廉州，今廣東合浦縣爲其舊治。清時高廉二州爲一道。〔三七〕澳門 屬廣東香山縣，清光緒

十三年割讓於葡萄牙。〔三八〕夷目 謂外國官吏。〔三九〕義律 其英文名爲 Elliot。〔四〇〕說帖 書牘之

類，有所建議，而條舉其意見及辦法者也。〔三一〕定海 見前龔自珍書葉機註十五。〔三二〕寧波 舊府名，今

浙江鄞縣爲其舊治。〔三三〕折衝 制敵也。〔三四〕代者至 謂琦善，代林則徐督粵。〔三五〕鎮海 今浙江縣

名。〔三六〕伊犁 屬新疆省，爲西陲重鎮。〔三七〕臺 音姜，境也。〔三八〕王鼎 字省厓，清蒲城人。官至東閣大

學士。〔三九〕湯金釗 字敦甫，清蕭山人。官至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有寸心知室存稿。

### 割臺記

羅惇齋〔一〕

臺灣舊隸福建，稱臺灣府，後設臺灣道。光緒乙酉，建行省，升淡水廳爲臺北府，設

巡撫駐焉。閩浙總督實兼領臺灣。劉銘傳○爲巡撫，振興百務，鐵路、商輪、屯墾、開礦，新政備舉。今日人所經營盡美者，皆本銘傳之舊，以爲擴張者也。邵友濂繼爲巡撫，而中日方失和，海疆戒嚴。乃命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廣東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率所部防臺。永福增募兵，仍稱黑旗。中法之戰○，永福起於越南○，以黑旗兵屢挫法軍。唐景崧○獨身走越南，招之。中法和議成，粵督張之洞○薦授總兵，駐欽州○。唐景崧以法越罷戰後，由吏部主事授臺灣道，旋擢藩司。朝廷方倚景崧知兵，而提督李本清與之交惡，遂求去。以提督綦高會代守滬尾○。旋復以提督廖得勝代高會，兩月之間，滬尾三易將矣。

援朝鮮之師既敗○，遼東○城邑相繼陷。友濂書生不知兵，密求樞府○內調。朝廷亦以景崧才可付之兵事，乃以景崧署巡撫，而調友濂撫湘。景崧與永福共事於越南後，積不相能。景崧既署撫，乃移永福軍臺南○。景崧自任守臺北。日兵艦攻澎湖○，媽祖宮，守將擊之，傷其兩艘。日人將攻文良港○，而先攻媽祖宮，以牽綴華軍，使不爲備，乃潛入文良港。澎湖至臺北電線中斷，日軍遂佔澎湖。海道中梗，軍械之購自外

洋者，盡爲日奪，臺灣乃孤懸矣。

時更有李文奎之變。文奎故直隸<sub>〇</sub>游匪，從淮軍<sub>〇</sub>渡臺，充撫轅親兵。副將方某爲武巡捕，以文奎犯令革退，轉事中軍<sub>〇</sub>。黃翼德，充什長。翼德募兵於粵，方某署中軍，復以事革文奎，文奎乃大恨。其黨徒徧城中，及署內外，思伺隙報之。景崧壻余某內渡，文奎率黨劫其裝於道，護勇逃歸署，文奎追之。方副將自撫署出，文奎徑斫其顛，反奔入門，踣而斃。中軍護勇內應，爭發槍。景崧遣差官出視，及儀門<sub>〇</sub>中刃返。叛徒將入殺景崧。景崧出，叛兵猝見巡撫，懾焉，斂刃立，並告無事。景崧慰之。以文奎黨徒衆，因令文奎充營官以安之。楊岐珍率所部入援，與叛軍對擊，傷居民十餘人。景崧命止之。以文奎募緝捕一營屯基隆<sub>〇</sub>，而張示別緝殺方副將之賊，爲掩飾計。將士多離心，兵浸驕不可制矣。

及割臺議起，臺灣舉人以會試在都，上書力爭，不報。割臺信益急，主事邱逢甲建議自主，臺民爭贊之，乃議建民主國，開議院，製藍地黃虎國旗，議戴景崧爲總統。四月和議成，卒割臺灣。朝命景崧率軍民內渡。臺民乃自主決，上臺灣民主國總統印綬於景崧，鼓

吹〔三〕前導，紳民數千人，詣撫署。景崧朝服出，望闕九叩首，謝罪。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即撫署爲總統府，電告自主，有「遙奉正朔」〔四〕。永作屏藩」語。命陳季同介法人求各國承諾自立，皆不答。設內外部軍部以下各大臣，省官不願留者，聽其內渡。提督楊岐珍等，歸於福州。〔五〕日本兵艦大集，先攻基隆。吳國華守三貂嶺，〔六〕遇日偵探隊，擊之，斃日兵官一營官。包幹臣奉命來助戰，奪日兵官首級以歸，遽報大捷，吏民皆賀。國華方逐日軍，遽回兵追幹臣，日軍遂佔三貂嶺。分統李文忠等方會師援基隆，而日軍已大集，文忠等戰皆敗。景崧命黃義德屯八堵，〔七〕爲胡友勝後援。義德遽馳歸，詭言獅球嶺已失，八堵不能駐軍；日人懸金六十萬購總統頭，故馳歸防內亂。景崧不敢詰也。是夜，義德所部軍索饒，〔八〕大譁。翌晨，日軍佔獅球嶺，城中驚擾，幕客熊瑞圖謂退守新竹，〔九〕巡捕吳覲庭以槍擬瑞圖，禁之言。傍晚，潰兵爭入城，客勇士勇互鬪，屍遍地。總統府火發，景崧微服挈一子，妾男服，〔十〕雜逃民中，竄出城，附英輪至於廈門。〔十一〕游兵大掠三日，日軍尙未至，德商畢狄蘭以書告日軍，乃以兵來收城。景崧歸老於鄉。庚子勤王軍〔十二〕謀起事漢口，〔十三〕約景崧舉事於桂林，〔十四〕漢口事敗，亦無發景崧者。光緒〔十五〕壬

### 寅，客死廣州。

劉永福守臺南。臺北既陷，鎮道以下官吏，相繼內渡。臺民上民主總統印綬於永福。永福不受，仍稱幫辦，設防守。部署稍定，而日兵艦至，窺安平口。〔四二〕永福自擊日艦，幾沉之。日軍攻新竹，相拒月餘，大小二十餘戰，互有傷亡。日人購奸民導僻徑抄臺軍後路，分統楊自雲戰歿。吳彭年赴援不及，乃守大甲溪。〔四三〕義民長徐驥之軍，爲日軍追入深箐。〔四四〕中，徐驥繞出其後擊之，日軍礮無所施，大敗，獲日兵數十。時庫帑既匱，僅恃鈔票爲挹注。〔四五〕軍饟益不支。永福先遣員渡廈門求款，並電乞沿海督撫助饟，絕無應者。饟絕械罄，永福憂惶無策。臺南土匪爲內間，引日軍深入，匪集愈衆，日軍用爲前鋒。吳彭年伏兵大甲溪，候日軍至，猛擊之，日軍敗，渡河。徐驥伏兵乘其半渡，奮擊之，日兵大敗。七月，日大隊攻大甲溪，相持未下。忽譁傳大營陷，軍皆驚退。蓋新楚軍統領李惟義，奉命爲後援，日軍以金昭土匪，冒稱日軍襲之，惟義驚遁，營遂潰。前敵乃大挫，袁錫清力戰死之。日軍據大甲溪，永福令諸軍嚴守彰化。〔四六〕徐驥屢以伏兵撓日軍，義民亦迭起抗之，日軍屢窘，多傷亡。日軍仍利用土匪導攻八卦山，〔四七〕吳彭年死守，力竭殉之。日軍奪八卦山，俯

瞰彰化城，彰化降。日軍連陷雲林、苗栗二縣，進逼嘉義。誤入山谷，民團林義成等塞谷口，盡殲之。臺南山谷險阻，深箐叢雜，民團潛伏，遇敵猝起，日軍不習地勢，屢戰恆敗。臺北臺中各城邑，聞臺南義聲，皆思奮起圖恢復。日大軍乃嚴備之。臺南援絕饑竭，相持數月，軍皆飢困。日軍以全力攻臺南。徐驥等尙力戰。驥每戰必居前敵，卒中礮死。嘉義守將王德標，以地雷達日營，夜半地雷發，日軍死七百餘人。日軍驚退，以死將士多，大憤，聚巨礮猛轟嘉義，破之。僅餘臺南孤城，永福猶死守。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貽書永福謂：『公以孤軍持絕地，數月不下，公已無負於臺民。今困守孤城，尺地以外，皆敵軍，徒傷民命，何益？倘率所部去臺，當以禮送公去。』永福拒之，詞甚峻。日軍乃大攻城。永福自發礮殪日軍數十人，相持數日，城中軍饑甚，譁潰，土匪蠢起，奪城迎日軍。永福逃登德國商輪，日兵大索四次，不獲。蓋德人深佩永福，祕藏之也。永福內渡至廈門，旋歸於廣東之欽州。永福守臺南數月，以饑糈並絕而敗，世猶諒之。

【註】

〔一〕羅惇齋

字里不詳，著中日兵事本末。

〔二〕光緒

清德宗年號。

〔三〕劉銘傳

字省三，清合

肥人。以平捻亂功，官至台灣巡撫。有大潛山房詩稿。

〔四〕楊岐珍

字西園，清壽州人。從李鴻章征捻，官至福

建提督。〔五〕南澳鎮 卽今廣東南澳縣，孤峙海中，清設南澳鎮總兵，鎮此。〔六〕劉永福 清廣西人，助安南與法人戰，大敗之。入粵，官總兵。守台灣，尤負盛名。後歸廣西，治團練以終。〔七〕中法之戰 清德宗時，法欲吞併安南，中國與之戰，互有勝負。後中國海軍敗，議和，以安南屬之。〔八〕越南 卽安南。〔九〕唐景崧 字薇卿，清臨桂人。中法之役，景崧有戰功，官至台灣巡撫。後台灣割於日，台民推爲總統。失敗，遁歸。〔一〇〕張之洞 字香濤，又字孝達，清南皮人。任督撫垂三十年，光緒末爲軍機大臣，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襄。有廣雅堂集。〔一一〕欽州 今廣東欽縣爲其舊治。〔一二〕滬尾 爲台灣淡水港之市街，清曾置台灣府於此。〔一三〕援朝鮮之師既敗 清光緒二十年，朝鮮內亂，遣兵援之，遂與日本開戰，海陸軍皆敗。〔一四〕遼東 今遼寧東南境。〔一五〕樞府 本指樞密院，宋元置，明清廢。此借指內閣。〔一六〕臺南 清府名，在台灣南部，治安平縣。〔一七〕澎湖 羣島名，在台灣海峽中。〔一八〕文良港 台灣港名。〔一九〕直隸 今河北省。〔二〇〕淮軍 安徽軍也。李鴻章所創練。〔二一〕中軍 清督撫提鎮，凡有兵權者，其標下之首領官稱中軍。〔二二〕儀門 官署中二門。〔二三〕基隆 港名，在台灣之北部。〔二四〕鼓吹 鼓樂喧闐也。〔二五〕奉正朔 正朔，正月一日也，古朝代易姓，改正朔。此言奉正朔，卽不肯清代之意。〔二六〕福州 今福建閩侯縣爲其舊府治。〔二七〕三貂嶺 在基隆附近。〔二八〕八堵 臺北附近地名。〔二九〕獅球嶺 在臺北附近。〔三〇〕饌 與餉同。〔三一〕新竹 在臺北



之西南。〔三〕微服 謂易服使不爲人所識也。〔四〕廈門 今福建思明縣。〔五〕庚子勤王軍 庚子，謂

清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之亂。八國聯軍陷北京，慈禧太后挾帝奔西安。各省乃有勤王軍之組織。〔六〕漢口

今湖北漢口市。〔七〕桂林 今廣西縣名。〔八〕光緒 清德宗年號。〔九〕安平口 台灣港口名。〔十〕彰

大甲溪 在台中之北。〔十一〕簪 音鏗，竹之細者。〔十二〕挹注 謂挪移財物，取有餘以補不足也。〔十三〕彰

化 在台中之西。〔十四〕八卦山 在彰化附近。〔十五〕嘉義 在台南之北。〔十六〕台中 在台灣中部，位於

大吐溪沿岸，清時曾置台灣府於此。

## 何先生傳

梁啓超〔一〕

何先生，廣東番禺人，佚其名。膂力絕衆，幼而爲伶。粵之劇，有所謂『小武』者，恆演古豪俠劍客事。先生在某某班爲小武，以劇名動全粵。

粵之俗，督學使者初受代，必演劇於使署三日夜，民間無論男女皆得與觀聽。

同治間，某學使受代，以故事演某某班。演之第二日，忽不戒於火。粵俗，劇場悉以蒲葵葦葉及時構廣篷，篷以左右分男女坐，劇畢而毀之。火既起，烈風乘乾葦，燎不可遏。

內地街巷隘狹，人稍擠，輒行不得。火既起，先生躍上女篷。篷之後故有高牆，牆外有曠地，與篷門不相屬。先生奉篷中女，一一挈而擲之於牆外。

是役也，男之死於火者數千人，灰燼狼藉，積爲京觀，慘不可狀。婦女固細弱，又爲纏足所苦，寸步須扶，苟無先生，一網盡矣。

先生以兩刻之久，拯諸女千餘人。篷中尙餘數女未獲拯，而火勢已及；先生儻卽以此時撒手歸去，其功德不已偉耶？而先生衝突烈焰中，卒並此數人者出之。願力既畢，挺然躍身下牆外，而已火著衣髮，反不克自撲滅，竟死。

【註】「一」梁啓超 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新會人。清末，極力鼓吹立憲。民國成立，歷任財政總長

等職。晚年從事講學。著有飲冰室文集等書。「二」番禺 今廣東縣名。「三」粵 見前李元度桂林文忠公事

略註九。「四」小武 卽京戲中之武小生。「五」督學使者 清朝設提督學政，專司全省學政，與督撫平行，

其權甚重。後改爲提學使，屬於督撫。「六」同治 清穆宗年號。「七」狼藉 言散亂不堪也。「八」京觀

大觀也。「九」挺然 直立貌。

## 譚嗣同傳

梁啓超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侷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游，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摩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紀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豐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

以父命就官爲侯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

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某某等踔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某某等爲學堂教習，召某某歸練兵；而君爲陳公所敦促，卽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

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擊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天大集衆而講學，

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

今年<sub>(一七)</sub>四月，定國是<sub>(一八)</sub>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sub>(一九)</sub>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sub>(二〇)</sub>。與楊銳<sub>(二一)</sub>、林旭<sub>(二二)</sub>、劉光第<sub>(二三)</sub>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與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sub>(二四)</sub>，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謁問，則令總理大臣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sub>(二五)</sub>，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捧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sub>(二六)</sub>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

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

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三七〕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

恩遇，冀緩急或可求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三八〕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三九〕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聶、董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庭，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

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日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以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寧夏。」知府旋陞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至初六日，變遂發。

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

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三〕月照西鄉，〔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

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止思張儉，〔三〕忍死須臾待杜根，〔三〕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三〕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四〕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

【註】〔一〕劉陽 今湖南縣名。〔二〕繼洵 字敬甫，光緒間官至湖北巡撫。戊戌政變，坐嗣同父，裁缺歸，憂

鬱以終。〔三〕劉錦棠 字毅齋，清湘鄉人。官至甘肅新疆巡撫，封男爵，加太子太保銜。以疾乞歸。〔四〕甲午



戰事 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中國遣兵援朝鮮，遂與日本開戰，海陸軍皆敗。〔五〕南海先生 康有爲，原名祖詒，字更生，號長素。清末南海人。光緒時進士，力主新法。戊戌政變後，亡命海外。組保皇會，以君主立憲爲號召，無所成而卒。著大同書等書。梁啓超爲其弟子，故稱爲南海先生。〔六〕私淑弟子 凡不及受業而宗仰其人者，皆稱私淑弟子。〔七〕需次 補官以次，故候補官缺曰需次。〔八〕金陵 今南京市。〔九〕衍繹 猶言推演。〔一〇〕陳寶箴 字右銘，清義寧人。官至湖南巡撫。以薦保楊銳劉光第落職。〔一一〕三立 字伯嚴，別號散原。寶箴之子。官至吏部主事。有散原精舍集。〔一二〕黃遵憲 字公度，清嘉應人。官至湖南按察使。著人境廬詩草、日本國志等書。〔一三〕督湘學 謂任湖南提學使也。〔一四〕桑梓 謂鄉里也。〔一五〕江標 字建霞，清元和人。光緒進士，官編修。〔一六〕長沙 今湖南縣名。〔一七〕今年 卽光緒戊戌二十四年。〔一八〕國是 謂國家之大計也。〔一九〕徐致靖 清宜興人。光緒間由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學士。中日戰後，德宗銳意革新，屢有陳奏，擢侍郎。慈禧太后聽政，奪職下獄，旋得釋。〔二〇〕章京 清代凡都統副都統以至各衙門辦理文書之員，多謂之章京。〔二一〕楊銳 字叔嶠，又字鈍叔，清縣竹人。光緒間，以陳寶箴薦，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慈禧太后聽政，被誅。有說經堂詩草。〔二二〕林旭 字暉谷，清侯官人。光緒間，加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慈禧太后聽政，被誅。有晚翠軒詩集。〔二三〕劉光第 字斐村，清富順人。光緒間，以陳寶箴薦，加四品卿銜，參預

新政。慈禧太后聽政，被誅。有介白堂詩集。〔四〕西后 卽慈禧太后。清文宗之妃，穆宗之母，姓那拉氏。穆宗德

宗兩朝，垂簾聽政者四十餘年。卒諡孝欽。〔五〕懋勤殿 在北平舊紫禁城內乾清宮西南。〔六〕頤和園

在北平西北萬壽山麓昆明湖畔。光緒時，慈禧太后用海軍經費就清漪園舊址改築。〔七〕袁世凱 字慰亭，

河南項城人。清末，官至直隸總督，軍機大臣等職。民國成立，任第一任大總統。尋以圖謀帝制，爲蔡鍔等所反對，

以憂鬱卒。〔八〕天津 今市名，直轄於中央。〔九〕榮祿 字仲華，清滿洲正白旗人。光緒間，官至大學士，直

隸總督。戊戌政變，以兵力協助慈禧太后復出聽政，進軍機大臣。拳匪亂後，任督辦政務大臣。〔一〇〕寧夏 今

寧夏省縣名，舊爲府治。〔一一〕操莽 操卽曹操，莽卽王莽，均漢時英雄。〔一二〕擘畫 謂爲之處分區畫也。

〔一三〕垂簾之諭 垂簾，謂女后臨朝垂簾聽政也。清德宗於中日戰後，銳意變法，召用新學之士，黜大臣之頑固

守舊者。親貴讒於慈禧太后，復擁太后臨朝，幽德宗於瀛台，殺楊銳、劉光第、楊深秀、林旭、譚嗣同、康廣仁等六人，

新政悉罷。〔一四〕程嬰杵臼 春秋時晉程嬰與趙朔友。屠岸賈殺趙朔，滅其族。朔妻遺腹生一兒。朔客公孫杵

臼與嬰謀，取他人兒負之匿山中；嬰出，告所匿處，攻而殺之。嬰乃抱趙氏真孤匿山中居。後韓厥言於景公，立爲

趙氏後，是爲趙武，遂攻屠岸賈滅之。武旣冠，嬰亦自殺以報杵臼。〔一五〕月照 西鄉 月照爲日本西京清水寺

僧，因倡義爲幕吏所忌，避難於西鄉隆盛家。衆論咸責西鄉匿私交，而追捕又至。西鄉乃與月照相抱投海，月照

死而西鄉被救。後西鄉爲日本變法之魁，維新以後，參議大政，甚負時望。〔六〕張儉 字元節，後漢高平人。嘗

勅中常侍侯覽不軌，覽怒，誣以黨事，遁去。望門投止，人重其名行，多破家相容。嘗奔東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

兵到門，篤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豈忍執之乎！』欽嘆息而去。〔七〕杜根 字伯堅，後漢潁川人。安

帝初，舉孝廉，爲郎中。時鄧太后臨朝，權在外戚，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歸政，太后大怒，執根等，令盛以緘囊，於殿

上撲殺之。得蘇，逃爲酒家保。鄧氏誅，拜侍御史。〔八〕兩崑崙 飲冰室詩話：『所謂兩崑崙者，其一指南海，其

一乃俠客大刀王五。』〔九〕春秋 年齡也。〔十〕剛毅 字子良，滿洲正白旗人。光緒間，官至軍機大臣，吏

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在當時諸臣中爲最守舊者。拳匪事起，縱庇甚力。京津陷，兩宮出走，剛毅隨駕至聞喜病卒。

## 林覺民傳

佚名

林覺民，字意洞，號抖飛，又號天外生，閩之閩縣人。幼嗣季父可山先生孝穎，名士也，詩詞稱於時。

君嬰年善病，幾殤。八齡失母，無依，寢食與父共，從受國文，未嘗就外傳。性慧甚，讀書一覽輒不忘，意緒瀟灑，目灼爍如流星，雖不事邊幅，而雄姿煥發，氣象儼然。

年十四，入高等學堂。時新學說西來，學子心醉平等自由之說，君私自號抖飛。校中數起風潮，同班輒推君爲魁，以君不畏強禦也。居平襟度曠達，雖屢空，未嘗有戚容。喜與童稚游，迎機利導，終日不倦。善詠諧，涉口成趣，一座爲之傾倒。校長獨愛其儻。嘗謂君父：『是兒不凡，曷少寬假，以養其剛大浩然之氣。』父笑諾。間與同志私立小學於城北，又於城南創立閱報所。他如社會公益，朋友急難，罔不竭力以赴。課餘談及時事，輒言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慷慨激昂，聲望大著，殉國之志，長而彌堅。

十九歲，以父命成婚。未匝月，一日，君父突接郵函，拆視則君手書，謂『兒有急事赴南洋，猝不及叩辭，歸期未可卜，願大人勿以兒爲念。』父爲慘然。翌晨，搭輪赴廈，圖阻其行，大索三日不得。復買棹歸，至家，則君笑而立於門，詰之則以他語支梧，堅守祕密。踰年，夫人舉一子。

既卒業，力請自費東游，父許之。留東一年，專習日語。費竭，趣其歸。適有官費生丁某蹈海死，補其缺。遂入慶應大學文科，專肆力於哲學，兼嫻英德兩國言文，孜孜力學，夙夜不懈。

生有至性，不二色。嘗語人曰：『吾妻性癖，好尙與余絕同，天真爛漫女子也。』曾著原愛，論男女愛情之眞理，讀者擊節。有友致書曰：『讀大著原愛，理義公正，才情高絕，乃知文學家自有眞。』其推重於人如此。

當國事日亟，函電紛馳，友朋聚首，相向涕泣。君獨疾起言曰：『中國危殆至此，男兒死耳，奈何效新亭對泣？』耶！吾輩既以壯士自許，當仗劍而起，解決根本問題，則累卵之危，庶可挽救。嗟乎！凡有血氣，寧忍坐視第二次亡國之慘狀哉？』衆聞之，咸肅然起敬。

君於國文愛莊騷，西逼肖其筆意。每登壇演說，左顧右盼，久而彌壯。因與瘡心齊名，人稱陳林。與南散及族弟無我，同儕一廬，並知名，號爲三林。人稱南散爲大林，君爲中林，無我爲小林，蓋以齒序之也。

父聞其在東所與遊者，率皆赤心人，恆寓書規之。君答書云：『大人所不安者，恐兒學非所用，將有殺身之禍。今習文科，文科主心理倫理諸學，豈有學心理倫理之人而得禍者？』父無以折。噫！豈知其廣州起義，卽本民族心理，以解決根本問題。

辛亥春，廣塵得黃趙來書，謂事大有可爲，衆議以廣塵赴港主粵事，君旋

閩謀響應。於是二君最先行，同舟赴港。蓋欲與在港當事之人接洽後回閩，庶便於舉措，不至牾。嗣後消息愈佳，於是瘡心子明、希吾諸人，皆相繼離東。君既抵港，黃興喜曰：『意洞來，天贊我也！運籌帷幄，何可一日無君！』因罷福州響應謀，專注於粵事。而君以廣塵命，旋閩召集同志。父見君闖然歸，駭問其故，則云東學櫻假，東友拉歸導遊吾國吳越諸勝耳。滯十日，事竣即返港。於是郁莊、元棟、肩宇、任之諸人，始相繼而至。故是役，閩人赴義，視他省獨多，君之力也。

三月二十五晚，君偕廣塵、希吾、鑄之、郁莊諸人，先入粵。二十六晚，聞靖菴、天嘯已由東蒞港，特偕鑄三復來港，爲前導。是夜瘡心、靖菴、仲謀、天嘯，同宿於濱江之樓。子明、元棟、明鑑諸人，則別宿他處。至夜半，君與鑄三始到，談竟，鑄三、天嘯等疲倦甚，遂就寢。君獨挑燈草絕命書寄家，至破曉，始輟筆。翌晨，攜囑某友曰：『我死，幸爲轉達。』遂偕靖菴、仲謀、天嘯入粵。舟中，靖菴、仲謀居一室，君與天嘯居一室。低聲謂天嘯曰：『此舉若敗，死者必多，定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爲救國唯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緩，特畏首畏尾，未能斷絕家庭情愛耳。今試以余論，家非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者耶？顧

肯從容就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木石有知，亦當爲我墜淚，況人也！推之諸君，家族景況，莫不類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尙不醒者，吾決不信也。嗟呼！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新祖國，則吾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寧有憾哉？』既抵粵，以二十八日尙有同志自閩中來，須導之入省。故君復於二十七晚馳港，至二十九早，遂偕子明、瘡心、鑄三、郁莊、元棟、肩宇、任之等，率全部閩人入，與廣塵輩會於城內。

午後五時許，同馳轟攻督署。君揮彈當先，直擣署內，不見張鳴岐；及出，遇防營受傷，力盡見獲。報載獲一斷髮，西裝之美少年，蓋卽君也。

訊於水師提督署內。君素嫻國語，毫無閩腔，然以委員多粵人，恐難曉喻，因操英語問其解否，蓋以閩人多嫻此也。移時，李準諸民賊出訊，君則侃侃而談，綜論世界大勢，各國時勢，羣賊爲之心折，傾耳以聽。君初坐地，至是，賊爲開去鐐扣，延坐堂上，假以筆墨，君縱筆一揮，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書至激烈處，釋衣磅礴，以手搥胸，若不忍復書者。書一紙，李準攜與張鳴岐閱。更書第二紙，臨筆，稍爲停頓，狀似欲嘔，猶恐

汚地，未遽吐。李親持唾盂近前，始吐。奉以茶煙，猶起鞠躬爲禮。既供畢，又在堂上演說，關時局悲觀處，搥胸頓足，勸清吏洗心革面，獻身爲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將來國家安強，漢族鞏結，吾死瞑目矣。

繫數日，勺飲不入口。棄市之日，面不改色，俯仰自若，引頸就戮。春秋〔卷〕二十五。

事後，由友轉寄一大函至家，則君三月二十六日夜絕筆書也。一寄父，斬截數言云：『兒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一致夫人陳氏，婉轉千餘言，曲盡情節，末數語且云：『吾死，汝尤當善撫遺孤，他日使成吾志。若汝腹中是男，則一意洞死，尙有兩意洞存，不患不達吾目的。』夫人聞耗，頻死者數。後遺腹果得男云。

君在東所譯，有六國比較憲法論，已付刊。其遺著僅存四篇：一駁康有爲〔七〕物質救國論，一告父老書，一家書，一莫那國之犯人。

【註】

〔一〕閩之閩縣

閩，福建省之簡稱。閩縣，今閩侯縣。

〔二〕不事邊幅

謂不修儀容也。

〔三〕空窮

也。〔四〕倜儻 不拘束也。

〔五〕廈

即廈門，見前羅惇勳割臺記註三十三。

〔六〕支梧

亦作支吾，抵拒



也。〔七〕孜孜 勤勉不怠也。〔八〕新亭對泣 新亭在江蘇江寧縣南，一曰勞勞亭。東晉初，諸名士游宴於此。周顛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九〕莊騷 莊子，莊周著。難騷，屈原著。〔一〇〕廣州 今廣東番禺縣爲其舊府治。〔一一〕黃趙 黃謂黃興，趙謂趙伯先，均清末從事革命有力分子。時黃興爲軍事統籌部部長，趙伯先爲副部長，籌劃在廣州起義。〔一二〕赴港主粵事 謂赴香港主持廣東起義事也。〔一三〕牴牾 猶言抵觸也。〔一四〕運籌帷幄 謂主持戰略也。〔一五〕福州 今福建閩侯縣爲其舊治。〔一六〕櫻假 卽日本春假，時適櫻花盛開，故云櫻假。〔一七〕吳越 吳謂江蘇，越謂浙江，蓋江浙古爲吳越之地也。〔一八〕是役 卽指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圍攻廣州督署之事，謀洩，被清軍包圍，死七十二人，以閩籍最多，叢葬於黃花園。〔一九〕龍鍾 竹名，言老人如竹之搖曳而不能自持也。〔二〇〕神州 謂中國也。〔二一〕張鳴岐 時爲兩廣總督。〔二二〕李準 時爲水師提督。〔二三〕侃侃 剛直貌。〔二四〕心折 心服也。〔二五〕磅礴 胸襟廣大貌。〔二六〕春秋 見前梁啓超譚嗣同傳註三十九。〔二七〕康有爲 見前梁啓超譚嗣同傳註五。

# 左寶貴死難記

振 鏞

一八九四年（即清光緒二十年）七月九日，日本以大兵八萬人犯平壤。時駐平壤者爲我國聶桂林、葉志超、馬玉崑等衆。激戰數日，不支而退，我總兵左寶貴死之。是役也，天地飲泣，日月無光；我軍死者一萬四千人，左公闔門殉難，死事之烈，亘古一人！余也蒿目，時艱，痛心飲血，無淚可揮。謹撫拾私家筆記，以左公死事，筆之於書，告親愛之國人。

初日本以朝鮮事件與我構釁，袁世凱請增兵修戰備。李鴻章以光緒十一年天津之約爲根據，欲使日本自動撤兵，弗允。袁謂清后那拉氏以海軍餉款修頤和園，蓋無意於戰。及日兵已迫，且索償三百萬兩，而清廷始震驚。翁同龢三度叩闈，請戰，以海軍爲可恃，朝廷稍有允意。而日軍以乘我不備，驟攻平壤。時扼守平壤之衆，雖未遜日軍，而各自爲戰，無統率之人，遂爲賊各個擊破。

左公寶貴，時率孤軍三千人，扼平壤之西南隅，裂眦泣血，數晝夜未一合眼。左公之母夜召左公入室，撫其背曰：「汝父世受國祿，死時汝纔四齡。汝父謂我，此子當爲國爭光榮，毋惜其一死。今事且急，汝父之言猶在吾耳。今日之事不以死力守者，非吾子也。」

左公泣曰：『奈老母何？』母怒曰：『國且不保，何有於我！人孰無父母？苟人人惜其父母而弗死，安有國家？汝行矣，天地祖宗必佑汝，我必樂觀汝之成功。』左公無言，哭曰：『今遵母命矣。』入別其妻，稚子繞膝哭。左公乃慷慨拔劍起，謂其妻曰：『我且盡忠，穉子未必可保，然且勿死，迨我死訊至，然後汝與諸子同投後園之井而死，毋聽賊以指污吾輩身。縱祖宗血食自我而斬，無恤也。』左夫人嚙指出血，裂帛書『赤心保國』四字，予左公，哭曰：『天乎！吾夫且死，吾安聊生！然國事敗壞至此，安有兒女之情？君其行矣，誓毋相負。』於是相持哭。少頃，左公躍馬，遂馳驟出城外。賊八萬人怒噪，如虎，堅甲銳兵，密如網布。左公誓師力戰，所部皆義憤填膺，必戮賊而後快，無不以一當百，奮呼力戰。

無何，警訊頻傳：聶桂林走矣，葉馬兩師傾覆矣；賊兵已遍城內外，所保全者僅城南一隅耳。百姓呼號哀哭，爭集城南。兩軍據萬山，作戰。計此山一失，平壤必陷，東北半壁將無淨土。賊衆之來，如狂潮怒襲，鋒不可當。左公沉著應戰，死傷纍纍，士卒無懈意。左公誓於衆曰：『如尙餘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一弓一矢，必戰至死弗屈。』於是互一晝夜，炮聲震天，賊爭攀攘上山。左命士卒以大石擊之，死者紛紛，賊不得逞。於是戰

事稍息。左公檢餘兵僅二千人，半皆扶創。然山勢奇險，一夫守之，可拒萬兵，衆寡之勢無懼也。左公親調藥餌，勞創卒，發軍糧以餉百姓。左公之妻若子，皆赤足涉水，燒飯食以勞軍。太夫人且扶杖爲出助。衆無不感奮，創卒皆狂呼裹創起，蹙而戰。左公以二千人徧佈要隘，析餉彈與之，戒以必死勿屈，卻退者非中華之男兒。於是一面誓死戰，一面遣幹卒突圍求援於金山之宋慶。時宋擁大兵數萬鎮金山也。

然是時警訊傳入京師，朝士猶爭論不一：或以辱而生不如戰而死爲言；或以賊勢盛未可輕敵，姑以朝鮮予之爲言。會英美恐戰爭延長，於彼將弗利，英使詣總理衙門

自請出調停。清廷遽信之。軍機大臣某無能，奏言：「出師之曲在彼，我

以仁義之邦，不屑與蠻夷爲敵；且飭前方無庸抵抗，故任彼深入我地，然後各國必出爲我主張公道，是我不費一兵一矢，而獲公理之戰勝也。」畏事之朝貴爭附其議，

於是清廷意決，電告前方戰士，暫勿作戰。日海軍時已逼黃海，致遠艦之管帶

鄧世昌陣亡，提督丁汝昌自殺。宋慶得京電不敢出兵援左，且將遵旨撤退。於

是左以孤守平壤，益無生望。越三日，兵士又死其半，援絕，彈亦垂罄，賊之來猶如潮湧。或

執丈許之白旗，上書『招降』二字，飛揚示衆。左公大怒，拔箭顧左右曰：『且觀吾死此賊。』弦發，賊果應聲仆。於是無敢執旗招降者。無何彈罄，無以爲戰，然堅守要隘，持長刀及矛以刺賊，賊仍弗敢上。左公乃簡百姓中之壯丁者若干人以充實其隊伍，無以爲戰，則各撥石塊盈袋，賊上山，則投之以石。賊怒，遂以巨礮轟我，死者山積。再持一日，僅餘數百人矣。左公身被三創，髮浴血，猶執刃督戰。會前派求援之幹卒回報，言朝廷有令勿與抵抗。左公垂淚曰：『朝中雖有令，守土吾責也。且吾已誓於衆，將士死者多矣，安能屈服於賊？且吾軍雖覆亡，亦使賊知我未嘗無人，不輕視我也。或者朝士疆吏聞吾之死，而有所警惕奮起者乎？』遂拔劍曰：『孰敢言退者，血吾刃。』揮軍再戰，天暴雨，狂飆驟起，殘卒植立雨中，持矛刺賊，時賊已以萬人衝矢石上山矣。於是激鬪竟夜，殘卒垂盡，賊之死亦數千。

先萬山巔有關廟，（三〇）左公移其眷屬與難民中之婦孺於其中，森林隱密，賊未易到。至是左公右臂已斷，左目爲彈傷失明，返顧所部，無一存矣。遂奮呼起殺數賊，走入廟中，抱太夫人而哭曰：『兒今日盡忠矣，吾妻吾子已得死所，然何以處老母也？』太夫人

怒曰：『此何時？汝尙作兒女泣！汝今之死，可以報國家，可以慰父母，宜稱快懽樂，何哭爲？』拂袖入後堂。左夫人攜四子與弟妹僕婢十餘人，先後投井，井爲之滿；最後投者不能卽死，則以首觸井欄，顛裂而亡。左公掬土掩井，急入後堂，則太夫人已縊堂上，猶有笑容。左公大哭而暈，及醒已爲賊所得。賊將高坐堂皇，繫左公入，作鷺鷥〔三三〕笑，操華語曰：『汝以孤軍抗我，殺我萬人，亦可謂好漢子。其如中原無人似汝何？今汝已就我繫，吾惜汝勇，知汝必不降，然不忍死汝，汝其行乎？』左公怒髮矗〔三三〕立，嚼舌噴血唾賊之面，曰：『汝以我爲何人？乃受汝憐！吾國以禮義立邦，寧汝夷狄所能及！國中忠勇之士有什百倍於我者，國民之衆且視汝千倍而不止；一旦敵愾同仇〔三三〕，集而殲汝，區區三島〔三四〕，彈丸地〔三五〕，將齋粉〔三六〕矣。在昔我元太祖〔三七〕，鞭笞四方，武功震讐〔三八〕，海內外，以迄於明清，歷代武功亦並世無兩，爾勿遂謂我無人。』賊渠大怒，趣衆前，斷左公左臂，於是兩臂皆盡。又去其舌，罵聲含糊，然至死不絕。再去其一目，問曰：『汝今畏乎？』左公一躍而前，以足蹴賊。賊大驚曰：『此人乃同厲鬼，趣死之。』於是賊以巨刃剖公之腹，腸出乃死，然罵不絕口也。賊之稍具天良者皆墮淚。賊渠凶獍無似，亦頗有感，嘆曰：『好男兒，不可多』

得』出井中之尸十七具並葬之園中，豎碑爲志。下令勿殺諸難民，蓋亦有感於其忠烈也。

然而自是賊陷九連〔四〕鳳凰〔五〕諸城，自摩天嶺〔六〕破金州〔七〕大連灣〔八〕

尋犯旅順〔九〕威海衛〔十〕沿海門戶盡撤，而和議起。於是喪權辱國之馬關條約〔十一〕

遂成，舉遼東半島〔十二〕朝鮮而棄之；尙賠軍費二萬萬兩。於是而德借膠州灣〔十三〕俄借

旅大〔十四〕法借廣州灣〔十五〕英借威海衛，遺毒至於今日。嗚呼！左公死能瞑目乎？

振鏞曰：左公之死，凜凜烈烈，千古一人而已！讀吾文者，當無不感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日之事何如乎？寇之入我腹地也深矣。不能宣戰，何以不能抵抗？不能抵抗，何以並最低限度之防衛準備而無之？以數十百萬大兵，而屈服於數萬之賊，以方圓數萬里之版圖，而受制於彈丸三島之地。嗚呼！國人苟有人心，苟有血性，將何以自解哉！吾今作左公之傳，吾已無淚可揮矣，嗟夫！嗟夫！

【註】「一」振鏞 未詳。「二」平壤 爲朝鮮著名都會，一稱西京，瀕大同一江口。「三」葉志超 字曙青，清

合肥人。官至直隸提督。朝鮮亂起，志超率師赴援，節節敗退，自平壤直過鴨綠江，守九連城，尋亦陷，奪職下獄。

〔四〕馬玉崑 字景山，清潁州人。官至提督。中日之戰，玉崑曾力守大同江及摩天嶺。拳匪之亂，又禦各國聯軍

於楊村。後充武衛左軍總統卒。〔五〕左寶貴 字冠亭，清費縣人。官至高州鎮總兵。率軍援朝鮮，守平壤。日軍

至，統軍葉志超欲遁，寶貴不從，扼守城北山頂，被俘，不屈死。〔六〕蒿目 莊子：『今之君子，蒿目而憂世之患。』

〔七〕構釁 猶言結怨。〔八〕袁世凱 見前梁啓超譚嗣同傳註二十七。〔九〕李鴻章 字少荃，清合肥

人。道光進士。洪楊亂作，鴻章練淮軍轉戰江淮。官至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各國條約，多其手訂。卒諡文忠。

〔一〇〕那拉氏 見前梁啓超譚嗣同傳註二十四。〔一一〕頤和園 見前梁啓超譚嗣同傳註二十六。〔一二〕翁

同龢 字叔平，自號瓶庵居士，清常熟人。官至大學士，值弘德殿，爲師傅。以贊助德宗變法罷職。〔一三〕叩關

謂詣宮闕叩見皇帝也。〔一四〕噪 一作嘯，與號同。〔一五〕萬山 在平壤近郊。〔一六〕纍纍 相連繫之貌。

〔一七〕紛紛 衆也。〔一八〕扶創 猶云手扶創痛，受傷之狀也。〔一九〕甕 音辟，兩足俱廢曰甕。〔二〇〕金山

朝鮮山名。〔二一〕宋慶 字祝三，清蓬萊人。積戰功至四川提督。光緒間中日失和，慶督兵不却。後幫辦北洋軍務

以終。〔二二〕總理衙門 謂內閣總理之官署也。〔二三〕軍機 清代設軍機處，總理內外機要。〔二四〕闡茸 鷲

鈍也。〔二五〕朝貴 謂朝中貴官有權勢者也。〔二六〕黃海 遼寧河北山東及江蘇北部所領之海，水色多黃，

故名黃海。〔二七〕管帶 卽艦長。〔二八〕鄧世昌 字正卿，清番禺人。官至總兵。甲午之役，世昌駕致遠艦與日



四艦相抗，發炮擊沈其一艘，以無援應，及於難。諡忠壯。〔二九〕丁汝昌 字禹廷，清安徽人。官至海軍提督，統北

洋艦隊。甲午之役，守威海衛，戰敗，仰藥死。〔三〇〕關廟 謂關羽之廟也。〔三一〕鷺鷥 水鳥名。〔三二〕蟲 直

也。〔三三〕敵愾同仇 謂同以爲仇敵而禦之也。〔三四〕三島 世稱日本之本州、四國、九州爲三島。〔三五〕彈

丸地 極言其地之狹小，僅容彈丸也。〔三六〕齋粉 碎粉也。齋音躋。〔三七〕元太祖 元開國之帝，姓奇渥溫

氏，名鐵木真，號成吉思汗，廟號太祖。在位時，武功極盛，版圖跨歐亞二洲。〔三八〕震讐 震懾也。讐音懾。〔三九〕

九連 在遼寧安東縣東北二十五里，東隔鴨綠江與朝鮮分界。〔四〇〕鳳凰 今遼寧鳳城縣。〔四一〕摩天嶺

在遼寧鳳城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四二〕金州 今遼寧金縣。〔四三〕大連灣 在遼寧金縣南，爲著名良港，

日俄戰初，租與日本。〔四四〕旅順 在遼寧金縣西南，爲著名良港，與大連灣同爲日本所租。〔四五〕威海衛

在山東文登縣，臨黃海，爲海軍重鎮。前租與英國，今已收回。〔四六〕馬關條約 中日甲午戰後，李鴻章與日本

議和於日本馬關，訂定馬關條約，承認朝鮮自立，割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與日，償兵費二萬萬兩。〔四七〕遼東

半島 今遼寧東南境，在遼河之東，其地伸出於渤海黃海之間，故稱遼東半島。〔四八〕膠州灣 在山東膠縣

南勞山之角，舊租與德國，後爲日所據，今已收回。〔四九〕俄借旅大 清光緒二十三年，俄強佔旅順大連灣，訂

二十五年之約。日俄戰後，轉租與日。〔五〇〕廣州灣 在廣東雷州半島之東。清光緒二十五年訂約租於法。

〔五〕凜凜烈烈 忠烈貌。

本行單庫文生學中初

# 自修讀物

# 國文教科

論語集註

原定價七角

改售價五角

朱熹集注 二冊

孟子集註

原定價八角

改售價六角五分

朱熹集注 二冊

## 註釋國文副讀本

孫怒潮編 三冊

原定價三角五分 改售價二角

●原定價三角五分 改售價二角五分 ●原定價三角五分 改售價三角

本書編輯主旨，供初中學生自修國文之用。內容注重民族精神之陶冶與現代文化之理解，故取材大都選自國內著名報章雜誌所刊登之名作，為普通教科書中所不經見者。每篇之後，標明出處，以便檢閱原文。凡艱深單字、術語、難句、典故，無不詳加詮釋，俾便易於自習，為國文科最佳之補充讀物。

## 註釋分級古文讀本

呂珮芬編 六冊 甲編 原定價各三角五分 乙編 原定價各二角 改售價各一角六分

本書編輯宗旨先道德而後文藝。為求適合讀者之程度並便於誦讀計，甲編多取短篇，以四十字至百餘字為度；乙編則較長，自百餘字漸增至五百餘字。又文境之深淺，文義之隱顯，斟酌至當，俾讀者得以由淺而深，循序漸進，易於致力。書中註釋詳盡，關於名物及生難字句，或文義稍隱，語句曲折，不易了解之處，均一一細為說明。俾學者能循文釋義，由此闡古文之堂奧。

# 中華書局發行

# 鼎革以還之重要文獻

全書分訂十四册厚報紙印

原售十四元 改售十三元

函購另加掛號郵費一元一角

[另有單行本·詳見圖書目錄]

中華書局印行

## 飲冰室合集

林志鈞輯

梁任公(啓超)先生的學問文章，海內早有定評。先生生平努力著作，方面極廣，而於歷史、政治、文學、佛學尤有獨到的研究；至其行文氣魄浩瀚，論斷精闢，素為時人所傳誦。先生文集前此雖曾刊行，然非完璧，此次所刊合集，較敝局前出之乙丑年重刊之「飲冰室文集」增加更多：計文集中多一百五十篇，專集中多至六十三種，且有篇目雖同而內容增訂者，亦屬不少。凡先生生平所作，悉已搜集無遺。內容大致以編年為主，分兩大類：甲類文集，附詩、詞、題跋、壽序、祭文、墓誌等；乙類專集，附門人筆記若干種，各以時代先後為次。專集中又各自為類，而第其年次；前印各集年次有疏舛者，亦均詳為訂正。得此全豹，可以窺見先生思想之發展，兼可考見三十年來政局及學術界轉變之跡。全書共七百七十餘萬言，無論就量的方面或質的方面而言，均可謂空前之巨著，且其中頗多從未刊行之著作，尤為名貴難得。

I48390

標商冊註



(11947)  
0.40

~~III 8390~~